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一百二十四之七

0163697
no. 39



163697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二十四

巳巳

夏四月庚戌朔日暈○世子受朝祭○李賢老行至樂生驛自首云聽前
隊副李陽茂請囑定爲防牌牌頭遂陞隊長職下義禁府鞫之○辛亥
囚李正寧李孟矜于義禁府遂并姜曦拿來推考以孟矜聽曦之請與
正寧同議付處文化故也○司憲府啓尹培罪之魁免罪萬幸又免決
杖 上息至重止流北青臣等之心以謂未愜請流極邊金世敏之罪
亦重雖不得流于兩界請流全羅道極邊 上曰旣已三遷何必更改再
請不允○江界道節制使李穰上書曰本道罷都節使分置江界朔川
道節制使本欲除弊以固防禦也然軍務不得臨時獨斷必受決於平
壤然後行之事失期會且所屬諸郡亦以爲同一守令無所畏憚防禦日
踈誠爲可慮臣觀賊路要衝本府最緊而滿浦尤緊以野人之來見之
往年朱甫皮王田浦皆由滿浦而來 臣願江界朔川別置單府使依慶
尚左右道例置江界道本營于滿浦朔川道本營于仇寧不兼民事專
掌防禦且爲都節制使本營而有土官則人物自然繁盛防禦以實矣
牛馬賊皆送此界本欲補江邊人物也但賊改過遷善者有幾人乎本
以作賊爲生不事農業若不盜賊何以爲生自賊人入來以後江邊盜

賊興行且以頑惡之徒置之彼土連境之地臣心尤以為慮南道各官
赴防軍依他鎮軍水軍例定處赴防則邊將知正軍容貌而冒名代
立之弊除矣長城國家藩垣不可不築然此道連歲失農民生艱難請
限一二年休息下議政府議之不免○壬子義禁府啓尹炯許詡言前
此允付處者必考其居鄉農莊所在近地為定例以為常臣等因循故
事而為之且金世敏李賢老付處亦如此今獨因孟吟正寧非徒內愧
于心其於物論亦將何如 上謂承政院曰予以姜曦等為有罪使之
謫外非有自願之命孟吟乃從調聽罪囚之請綯繆用意予初聞深以為
輕薄正寧少不更事始受重任乃至於此亦甚不可今雖重論無所斬
也今以炯等所言觀之非但曦而已賢老世敏付處亦不為正多有所
疑炯等之言誠是矣適是日吏兵曹因除授詣闕 上謂吏曹兼判事
朴從愚判書鄭麟趾兵曹兼判事金宗瑞判書閔伸都承旨李思哲等
曰正寧孟昉之事如此奪職牒可也予以尹培流近地為非者培身犯
大罪義禁府定罪以培為首至於流配則不肯遠流也昨東宮言於予
曰賢老亦欲歸全羅而如其意焉是必自古成例今日之事亦似因循
非獨姜曦人人皆然今聞尹炯許詡之言果合於東宮所言予甚然之

之然聽其私請情理不直故正寧孟珍將罷提調其餘提調情理本直且直陳無隱是亦自首之例不可并論若問賢老付處之事則意亦有相連者何以處之從愚等曰從罪囚所願付處自古而然宜當輕論上曰雖舊有如此之事皆以公義區處孟珍則私聽干請以成其意不可不罪也遂命罷提調餘并勿問尹培流于鏡城姜曦亦移配下三道於是正寧炯詡來謝恩仍啓曰聽從干請非惟孟珍臣等亦然乞罷臣等提調上曰正寧初既與聞可罷其餘則不可罷也炯詡又啓曰臣等聽世敏所願亦當改差不允初賢老請正寧從所欲配全羅而反許于內有是命○司憲府啓李賢老與尹培之罪不甚相遠金世敏亦以死罪減等請皆流海邊其餘堂上亦當黜外再請不允○以洪海爲崇德大夫崔潤德忠清道兵馬節制使○癸丑司憲府上疏曰臣等近將金世敏李賢老姜曦尹培等移置極邊金鈞趙順生然諸外方等事累瀆天聰 殿下俯從臣等之請移放尹培于鏡城姜曦亦將遠竄他道原情按律猶爲過輕况世敏賢老仍置近邑金鈞順生亦勿舉論罪同罰異不勝痛憤臣等竊惟人主操威福之柄其施恩用刑皆不可偏依賢老之罪較之尹培固無差別而其心術之陰險用謀之譎詐則浮于

尹培非惟臣等士林之共知也世敏亦以銓曹之長欺罔天聰詐假官
爵靡有紀極罪惡之重殆無前比 殿下特宥而生全之又不決杖而
付處近郡特恩已極無異全釋古之人君愛一頓笑賢老世敏減死之恩
奚啻一笑哉而又放于極邊則特恩之中又有特恩寬息大濫無以
示後前此減死者雖勲舊大臣亦流極邊獨賢老世敏有何愛惜而處
之近地也且下三道士沃物阜朝士之農莊蒼赤過半焉名爲付處
而實同居京伏望斷以大義賢老世敏逆諸邊郡金鉞順生亦黜于外
以戒後來以快臣民之望不報○甲寅黃海道都觀察使申自謹獲白鹿
上箋賀自謹性豪侈家鉅富備肴膳接賓客嘗判禮賓允供應官府皆
其家珍饌人多譽其能官由是遂至顯達未幾出爲監司是道飢饉疾
病死亡流離四無人烟曰鹿之瑞不足爲貴○移配金世敏于慶尚道
梁山李賢老于泗川○乙卯春秋館前修高麗史據漢少帝及宋蒼梧王
故事爲朝辛禍父子皆稱王謹按少帝蒼梧雖本史稱帝而綱目亦
無貶默然綱目高后呂氏元年劉友益書法少帝他人子而書太子書
少帝無改焉所以罪漢庭之大臣也以呂氏紀元不以他人子難正統
也高后八年尹起莘發明亦曰綱目書之略無貶辭若真孝惠子然

者所以著漢朝將相之罪耳然則綱目之稱少帝非與其為帝也而本史不作少帝本紀意亦可見矣蒼梧王則宋書本紀書廢帝諱昱明帝長子也大明七年正月辛丑生於衛尉府泰始二年立為太子至本紀之末乃書曰先是民間訛言大宗不男陳大妃本道兒之妾也道路之言或云道兒子也是則明帝以蒼梧為子繼統故本紀亦書為明帝長子也且太后之廢蒼梧也今日昱以嫡冢嗣登皇統豈意窮凶極悖此亦但數其在虐之罪耳非以他姓而絕之也綱目之稱主不得不爾於綱書于皇而於目乃書道兒之子况以蒼梧為道兒之說特出於民間道路之訛言乎然則少帝蒼梧俱不可引以為禍昌之證明矣若夫禰則其母般若乃辛毗侍婢未嘗為宮人恭愍王嘗辛毗第毗請以禰為養子而立後王晚而笑之毗知王心許之乃使吳一鸚書願狀于洛山寺云願弟子分身牟尼奴福壽住國賊毗篡奪之謀已著矣至恭愍王十九年禰之生已六歲矣尚憂無後欲改葬毅陵王之末年益妃有身喜曰予嘗慮影殿無所付囑妃既有身吾何憂乎是則王雖許以禰為後其心至死而不肯以為子也禰之將就學也太后托以尚幼而不許禰之立也太后及侍中慶復興等欲立宗親李仁任欲專權柄違內

外之正論援立爲王則是大后與大臣亦不之子也前修史者且曰有
帝命禪之立十有一年而後始有封冊封冊之明年聖旨曰數請約
東朕數不允正爲守分也請之不已強從之昌之請朝也 聖旨曰自
王氏被弒絕祀後以異姓爲之非三韓世守之良謀也又曰童子不必赴
京果有賢智陪臣在位定君臣之分數十歲不朝亦何患哉 帝於
禪之父子絕之深矣恭讓之立也舉國君臣議曰禍昌本非王氏不可
以奉宗祀又有 天子之命當廢假立真定昌府院君瑤乃 太祖正派
宜爲恭愍後遂以定妃教奉王即位以繼正統斷以大義廢禍昌爲庶
人尋正典刑而我 太祖實主是議其所以聲僭竊之罪以致天討而絕之
者嚴矣今若猶王禍昌使逆賊之孽混於三十二代之列而無以別之
則非但乖於大義乃有違於 太祖正名之義矣諸侯廢置在於天子
而况禍以他姓竊據而上爲 天子所絕下爲國論所廢乎漢王莽聘詠
肆茲稱假即真悉籍太后竊位南面十有餘年之以漢書斥書其名
降爲列傳以著篡盜之罪禍以賊眈餘孽竊據神器父子相傳窮凶極
惡罪浮于莽安可稱王以亂名分乎前此鄭道傳等修史之時名書禍昌
其後河崙柳寬卞季良等離校尹淮重撰亦皆因之豈無所見哉乞於

今修高麗史禍昌父子悉依漢書王莽例以正名分以徵亂賊以嚴萬世之法從之○黃海道請稻種二萬石從之○禮曹致書對馬州宗貞盛曰貴州之人狐草島釣魚往來時關防節目已曾約定去秋貴州彌時位船主塩表阿等八名乘坐一船初到知世浦受文引往狐草島釣魚後不繳引文不納魚稅潛逃回去有違定約理宜治罪足下檢究塩表阿等論決戒後仍希回示○丙辰傳旨兵曹鋪馬之法載在六典近來漸至陵夷允朝士因病親病妻祖父母兄弟相見及掃墳覲親悉騎鋪馬以致驛路日殘爲弊不賞今後宗親及二品以上承旨臺諫集賢殿司僕寺議政府舍人檢詳向化人病親相見及兩界沿邊守令萬戶初赴任時覲親手限當次者外方特遣者病醫負強盜捕捉人內醫院醫負病親相見者允內官有八十以上病親相見及覲親者獨子內官七十以上病親相見及覲親者給馬仍舊其受命在外大小諸臣或因病親或妻子兄弟等故特召者臨時特旨給馬人外母得給馬○丁巳傳旨禮曹今後入朝使臣遼東都司謁見時及公宴時正官以上皆着紗帽圓領品帶以爲恒式○戊午世子觀獵于義峯山○己未日暈○停訖日賀禮百官獻表裏鞍馬諸道進箋○庚申世子受朝祭○辛酉

日重暈南北有珥○諭平安道都觀察使韓確自壬寅至戊辰年道內各官流亡人物未推者至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八人今推刷又得自戊午至戊辰未推者至二千一百八十五人以此觀之流亡之數抵一萬三千四百餘人甚可慮也卿若不知去處則宜當具啓取旨區處若知去處則當速刷還前年四月下諭而經年推刷還本者少何若是不致意乎其中豈無流於他道者何無一人自他道而還者乎流移他道者知而不推乎不知而不推乎行移推考而他道不刷還乎且加出之數多至數千則今各官隱漏不報人口不知其幾何也上項流移人物來秋畢推還本未現人物并須推考且退計五六年間道內起耕之數每卒有減乎無減乎某年起耕幾結陳荒幾結相考以啓○賜都承旨李思哲匹段圓領衣思哲係連宗室將被擢任時創佛堂佛事方殷思哲承順惟謹上眷益隆○壬戌刑曹申昌平縣囚強盜朴生等五人依律斬從之○傳旨義禁府高靈萬戶魯達除授辭因及宦者徐盛代請托除授辭因推劾以聞仍命左承旨趙瑞安同鞠之南智知達濫受萬戶令正郎權琦檢覈以聞故也○諭諸道觀察使平安道流亡人物一萬三千四百餘口必有流移他道者今各道流移人物皆令還本但平安

道去歲不稔故姑停還本各官守令已知到接之數乎抑未知乎若未
知則宜當推刷旣已推之則某官到接平安道入口幾何今當農時若
行移推考則必致騷擾其未推者來秋畢推以啓○癸亥司憲府啓李
賢老自首之事但鞠李陽茂不鞠賢老而定罪未便今以文案觀之賢
老此犯又有甚於前也前日則或以受職當次者不下批而報省或與
同僚共爲之今陽茂事則專以己私綢繆除授請推劾定罪 上曰若
等之言然矣然此乃賢老自首雖使更鞠罪無加焉更啓曰賢老自首
非他自首之例陽茂告身時未署經終必敗露故敢爲自首耳 上曰
陽茂告身以諫院有故而未出歟知其不可而不出歟遂召諫院問之
啓曰以未考前資告身故未出耳 上謂承政院曰大抵自首聖賢之
外皆恐其敗露而爲之也憲府之言予以爲過中也遂命義禁府行移賢
老配所鞠之○憲府又啓李養出妻金氏三寸姪金尚安五寸姪洪洋
等利金氏奴婢爭欲同居今又養妻子來訴云吾以三歲前收養且當
奉祀要當同居是實難斷臣等欲招來金氏使醫女入問情願且使書
吏在外聽之 上曰金氏之事予欲廣問其族親然後定之啓曰臣等
亦欲問之然問諸洪洋之族則必以洪洋爲是問諸尚安之族則以尚

安爲是亦難斷也。上曰有疾婦女不可招來使醫女二三人往問其家且兩班婦女語音不可使書吏聞之也。○議政府申各官分養之羊依牧場馬匹例每母羊十口孳息五口以上爲定未滿五口者看養人及守令論罪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申今後補充軍每牌內任日滿十年以上其中仕多者去官從之。○甲子司憲府請李賢老拿來推鞠上曰賢老自首要當勿論雖推鞠照律罪豈加此若等強請何哉。○司諫院啓今以柳孝川爲平壤教授官孝川曾爲臨陂縣令以官布載送于家被劾會赦免事干賊吏請追奪告身不叙。上曰文案未成而蒙赦何更論也更啓曰平壤古都人才衆多不可以如此之人任師表之職。上曰事在赦前若更論之何用赦爲。○義禁府啓徐盛代供招魯達求萬戶于我即請金世敏曰達武藝入格可爲萬戶者願授之又請于南智金鈿請遣吏梁山執世敏以來并鞠智鈿從之。○乙丑世子受朝參。○丙寅日暈。○司憲府啓李永楨淫穢醜行不可覲面於人類雖經赦宥終不齒錄以戒後來下政府議之政府啓永楨雖蒙赦宥誰肯舉而用之不必立法永楨嘗爲刑曹佐郎悅訟者私婢初生日覲之遂與通姪及事發在逃至是蒙宥乃出故請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講

武所以訓練士卒教閱行陳上以供邊豆之需下以除禽獸之害其四
時之暇不可或廢今軍士五月入番者不參講武正月九月入番者或
停講武則只參入直有違訓練之意因此禽獸繁息害穀誠爲巨弊自
今鍊軍士山行每年軍士正月入番者則二月望後一度三月望前一度
當番軍士分半二月望後五月入番者五月望前一度八月望後一度
行者三月望前不行下同九月入番者十月望前一度望後一度乃於朔寧安峽伊川金化金城嵐
谷狼川春川洪川橫川芳林珍富原州砥平等處勿論年歲豐歉輪次
打獵從之○戊辰上謂承政院曰祿命之說以育人地和金叔重所卜
考之皆不足信趙由禮亦曰禽演眞經不足取也然自古聖賢皆重卜
筮欲稽疑者舍是何以我禽演眞經廣求以進○對馬州宗虎熊瓦遣
人來朝賜米十石○己巳慶尚道觀察使報萬戶崔浣囚長興府後移
義禁府其妾都也之每隨而養之及獄成繫金海獄又來從之以衣服換
米穀極力供給日乞獄卒入見獄卒憐而許之手持饌具入獄中脫枷
鑲自著以其衣換着於浣浣逃出中路還被執自後獄卒禁其出入每
傍獄呼哭行乞里閭以爲養獄之資及浣被刑乃手自洗淨斂衣入棺
卧於棺上九二日痛哭不食絕而復蘇奉柩至昌原府殯之賣衣服乞

間里以供朝夕之奠留半年暫不離側燒骨盛函歸葬其鄉沔川廬墓三年服闋仍居墓側或言其不可遂依姑以居事姑甚謹每遇朔望佳時必親往奠獻浣於被刑日與言曰汝救護之恩死且難忘遂以臉相合都也之三年不洗其臉又囊其頭髮爪甲佩之不置自以年少恐爲人所奪斷髮爲尼以守其節命政府議褒賞之典都也之中樞洪珣妾出也○庚午繕工提調鄭峯閔伸禮曹判書許詡參判趙克寬參議李仁孫啓津寬水陸社泉水不潔地且狹隘若欲修治非惟水陸社本寺亦當修之道路險阻材瓦轉輸之弊不貲有一僧言寧國寺勢甚爽塏水亦清淨古籍亦云鎮風水火三災有利於國且創建未久道路平夷移設水陸社爲便詡又啓曰臣到津寬寺有僧云此水陸社 太祖所設若然則移之他處恐或未可 上曰忌辰水陸肇於予即位之後 太祖初設津寬水陸社初非爲祖宗爲王氏也豈以此不可移於他寺乎峯等啓曰 太祖初設水陸社之意若爲王氏則今爲祖宗移他處無所不可宜令承旨及主掌官往寧國寺以觀便否 上曰豈可遽定但此僧家事可與坦珠信眉等共議之○傳旨議政府入居人或以疾病等故限內未及教桿者監司守令不即具啓且有七十歲以上父母祖父母而無收恤者亦不分揀并令入居使之中路留連亂

雜上言甚為不當予欲遣義禁府鞠之監司則下庭取招守令則項鎖
囚禁何如其議以聞政府僉曰庭下取招啓聞科罪守令則六戶以上
不發程者項鎖囚隣官十日五戶以下囚五日以違令者五十收贖領
議政黃喜左參贊鄭萃曰守令誠為可罪然當農時移囚隣官供億輸
轉之弊不貲請除囚禁贖杖八十 上從前議遣義禁府都事曹碩文
于全羅忠清道金李老子慶尚道鞠之○對馬州宗盛直遣人獻馬詣
定往來船數不聽賜米豆二十石盛直茂直子也○壬申遣判內侍府
事崔濕于忠清全羅道同知內侍府事李貴于慶尚道選揀處女為永
膺大君嘉禮也○夜白氣見于東北方○癸酉司憲府啓黃海道監司
申自謹妻王氏赴任時與馬僕從僭分越禮自謹以家長不先禁制
請推劾不允○上謂承政院曰崔沆妾雖為沆能盡其誠然為再嫁無足
嘉賞前者朴仲之妻仲死自刎以其再嫁不加廢費亦此類也其令禮
曹知之○丙子論平安道都節制使今當解冰又無聲息防禦之事不
無懈弛常加戒嚴○丁丑命漢城府推刷三角道峯山正乞饑民○己卯
召繕工提調鄭萃閱仲禮曹判書許詡參判趙克寬議寧國寺水陸社
杉排便否皆曰當移○上令相視萃請與都承旨李忠哲偕往從之

○是月旱○五月庚辰朔世子代行別祭于 文昭殿○辛巳鄭本許訥

閱伸趙克寬李思哲自寧國寺還啓水陸社移寧國寺為便 上命與

政府同議以除○壬午以姜碩德為中樞院使李季璘開城府留守李昇平

中樞院副使朴堧仁壽府尹金浣之吏曹參議南佑良兵曹參議

趙由禮僉知中樞院事俞益明判會寧都護府事俞應字慶源都護府

使○對馬州宗虎熊瓦遣人獻土物仍請糧及印命依其父盛世例賜

圖書并米十石○癸未月掩金星○左議政河演右贊成金宗瑞啓

水陸社可移寧國寺右議政皇甫仁曰津寬水陸社 太祖再三臨幸

所定不可輕棄任其頹敗也况新創寺社國有禁令寧國寺僧違法創

之既不能治罪又從而為水陸社則後來姦僧何所懲乎仍修津寬為

便召鄭本閱伸曰右議政之論非徒正大且為切當津寬修葺之事磨

勘以咨本等曰修葺之事禮曹已嘗措置役徒則聽從自願受職僧自

費五十日糧役之材瓦則定幹事僧給米四百石絲布二百匹防納州

縣貢物以供其費 上曰役五十日不其過乎以三四十日為定何如

本曰有願僧多則三四十日可矣小則不可也 上曰已知之矣自本

等獻議代納貢物以後幹事僧巡州郡督艾其價重斂于民穀米山

積惟所用聲色酒肉無所不至監司守令莫敢誰何至有設宴慰之曲
意承奉者有覺頓者幹事之最姦猾者橫驚州縣人有小忤其意必讒
而抵罪○甲申世子代行端午祭于輝德殿又宴宗親于後苑射侯○
乙酉世子受朝參○初唐船一艘漂到靈光郡古道島 上曰予欲觀
唐船體制久矣今至我境是天賜之也乃遣吏曹參議金沆之見其體
制依樣造船司諫院申全羅道因田品分揀入居催督使命煩多請停
院之之行不允○命政府六曹議朴崇敬之罪左議政河演右議政皇
甫仁右贊成金宗瑞吏曹判書鄭麟趾左參贊鄭采右參贊鄭甲孫兵
曹判書閔仲刑曹判書李承孫禮曹參判趙克寬吏曹參判李審工曹
參判李思任刑曹參判李邊曰今考文案崇敬母子自來不失情愛但
據於因奴婢財物與崇敬構怨必欲致死嗾里人拮據罪過以訴于官
其母告狀言吾子本無不孝之狀願置之以此觀之據於操弄老姑離
間骨肉當蒙首惡之罪今已物故已矣崇敬不順之狀亦著然被據於
離間以至於此而置之重典情有未安未減何如戶曹參判李先齊曰
崇敬之罪本非親告宜免命更啓○義禁府啓元據於謀害朴崇敬織
成崇敬所不言閨中醜語離間母子罪干綱常然已物故若全釋勿論

落狡之徒効此而起敗亂人倫請奪告身以戒後來從之○丙戌下金
鉞趙順生鄭丙漢等于義禁府鞫辛孟磷等屬內禁衛之故 上謂承
旨趙瑞安曰前者金世敏項鎖而囚予以世敏今雖庶人曾爲宰樞且
議親故許令解鎖今金鉞等亦皆優待之臣不可項鎖若犯死罪則可
矣○庚寅世子受朝祭○上謂義禁府提調鄭孝全等曰李賢老供招
辛孟磷金繼孫等家風身彩俱實又是武科朴撝謙雖非武科武才之
能衆所共知故不見身彩屬內禁衛雖然內禁衛見身彩入屬已曾立
法賢老之言甚爲荒唐須考問如有違端孟磷等及堂上并皆拷問○
辛卯司諫院啓兵曹堂上責任匪輕須擇諳練詳明者今南佑良未嘗
試於京官遽拜參議未便 上曰若用賢才則豈拘於未試京官而不
用乎又啓曰前等堂上擇其識理者而用之尚有差錯之事况未試京
官者能堪是職乎請先試於他官不允諫院又啓金佹以朝奉拜禮賓
少尹未久而超遷爲寺尹禮賓非去官之司而以朝奉陞授三品無
乃不可乎請改之佹與吏曹判書鄭麟趾比隣故諫院言之竟改之○
禮曹致書對馬州宗貞盛曰慶尚道慶州民原奉等十二名今年正月
乘小船下海捕魚忽遇西風向東漂流不知去處其父母妻子號哭可

憐意必漂至貴境或隣近諸島爲此將各人花名年歲書內具錄冀盡力檢審發還○刑曹申咸吉道五鎮人民逃往野人地面者勿令減等依律斬不待時以懲惡逆其捕告者專給犯人財產若犯人貧無財產則官給縣布十五匹其招引野人日徵雇工錢六十文入官從之○壬辰益寧君移以其奴桂同奸所私婢割勢命宗簿寺鞫之○甲午上謂承政院曰李賢老受李陽茂古銅香爐己爲賊吏其受丘吏鑰盆爐口竹方席竹枕竹席之事須令更鞫何以加於前罪置之如何承旨等啓曰賢老旣以丘史一名役於母家二名給於妻家而受此物雖以兩家自受己不與知爲辭賢老豈不知之若信此言不鞫則是陷於術中但今所受之物計之不滿貫數罪不加於前罪勿鞫爲便政院初以不鞫爲陷於術中又以勿鞫爲便陽爲正論而終獻諛如此○議政府據吏曹呈啓江界土官東班從五品一從六品二從七品四從八品五正九品五從九品十一凡二十八今以正五品都府司都府一從六品典禮局使一從七品典酒署丞一司倉署丞一從八品都府司直長一陳設署直長一正九品典賓署錄事一支應庫錄事一從九品典禮局錄事一典酒署錄事一正設局錄事一司獄署丞一營作院錄事二仍屬江界從

六品都府司丞一從七品典賓署丞一營作院注簿一從八品正設局
直長一支應庫直長一司獄署令一正九品典賓署錄事一司倉署錄
事二從九品典禮局錄事一典酒署錄事一正設局錄事一司獄署丞
一移屬朔川從之○對馬州宗貞盛遣人獻土物○丙申一歧州鹽
留源聞遣人獻猿○丁酉義禁府啓魯達依徐盛代求萬戶盛代請於
南智金世敏金銚李賢老世敏賢老擬以於蘭萬戶盛代曰於蘭非所
欲也遂改高靈知銚不能駁議符同申達照以官吏交結近侍夤緣作
弊符同奏啓律達盛代賢老世敏銚智并皆斬妻子流二千里左副承
旨安完慶當盛代囑托世敏之時猶及聞知不能檢舉申達以應奏不
奏律杖八十但南智當初覺舉啓聞論以自首例當免且達因世敏所
知趙奉以馬二匹減價賣於世敏子利孫奉持其馬欲賣於利孫及達
拜萬戶匹段一匹又因奉納于世敏家婢不受奉歸置其家以謀自用
奉依枉法贓律杖一百遷徙然年七十以上例當收贖從之完慶止罷
職達減死杖一百流會寧府賢老世敏銚待罪鞫內禁衛然後更啓○
傳旨吏曹諸道點馬必用曾經司僕者故拘於定制不得精擇以致馬政
錯誤自今司僕祿官兼官及并他朝官擇諳練者差遣○戊戌太白晝

見○議政府啓外方滯獄猶或有之義禁府未有久滯者今閱叙之事
歲將一周尚不承服且其母常言無不孝之事每告哀求生叙亦終無
承服之理既不承服則不可全科斷決 上曰如欲速決則舉何名以
罪之乎又啓曰叙不順之狀已著以此定罪爲便○以早命除各殿各
宮供上酒及各道朔望進上○對馬州宗貞盛宗盛弘宗盛家宗盛國
各遣人獻土物○已亥以旱罷永膺大君第造成役及諸公私土木之
役○司憲府啓今旱災太甚京畿囚人四百九十六他道類此其中豈
無冤抑亟令刑曹及各道監司審理其連累輕罪保放津寬水陸社今
姑仍舊修之改造之役待豐年京外冗費令主掌官議減緣化僧受
宗親押字橫行州縣民弊不賞請令宗親母得下押今新創安養等寺
大作佛事雖不關於國家經費亦是民膏請禁止○傳旨刑曹今當農
月雨澤愆期慮有滯獄以致愁怨其京外常赦不原外徒以下囚人
並皆保放○議政府與義禁府同議啓今考閱叙罪案推母墜地之語
但出於婢三月而已又打母家奴婢使母哭泣歐其妹使母憤怒斷髮
等事婢三月衆生等明白言之因此拷訊十九次壓膝三次今若又加
拷掠以至殞命非也衆證明白之事以忍杖衣服輕以論斷亦不可然

罪人不承之事全科論決置之極刑義所未安請配極邊永不放還政
府又啓叙於母不順之狀已著只以忍杖不服不得照律未便請以衆
證照律後末減義禁府啓叙嘗不承服而照律定罪似爲未便請勿
照律配極邊命六曹擬議○巷市禱雨于風雲雷雨及山川○對馬州
宗貞盛宗盛家遣人獻土物○庚子右政議皇甫仁啓臣專任兩界築
城之事乃以都堂之職常在于外曠官廢職乞解臣職置之閑官俾得
專意築城 上曰卿入則在都堂出則任兩界之事彼此固無廢職不
必改授○司憲府啓臣等聞往者佛堂慶讚之時自大君至于輿臺樂
工允赴會者結契假使結契者皆善尚且不可况與僕隸之輩結契乎
請禁之 上曰結契者有誠心則歸依無誠心則否是豈爲臺官之所
知乎予兄初慶讚之日宣言佛放光正郎金守溫作文極言佛功德之
盛今日歸崇之至自大君諸君及左叅贊鄭奉判書閔伸府尹朴堧都
承旨李思祐下至宦寺工匠焚香誓佛同作契故憲府言之○賜前書
雲副正金淡衣一襲米豆十石命仕歷法時浚持父喪在榮川特命召
之以精於歷法故也○禱雨于昭格殿○辛丑以李邊爲禮曹叅判趙克
寬刑曹叅判權孟慶同知中樞院事朴薑吏曹叅議趙憐兵曹叅議

南佑良工曹參議金佺之承政院同副承旨李穰慶尙左道都節使佺之本武人性佞佛多造佛軀置其家以致敬禮嘗爲上及東宮永膺大君造等身佛以束香爲軀塗以黃金藏珠玉于其腹窮極巧麗獻之驟歷吏兵曹參議以至比拜時稱金佛承旨佺之嘗言佛靈異曰頃與一禪僧施食山中散飯滿地經夜視之掃無一粒是必仙靈喫盡無非禪僧力也佺之惑於邪說不知其飯爲山禽野鼠所得聞者莫不齒冷○壬寅江原道觀察使獻白虎皮○前副正金淡上書曰臣草茅賤士性稟昏昧內無祖父之蔭外無期功之托專蒙聖恩官至四品計今臣庶之中雖貴戚勲舊之裔如臣之偏蒙聖恩者亦絕無之當殞身碎首圖報萬一之不暇何敢矯情飾辭以瀆聖聰竊念臣之父母常居榮川臣違離鄉里十有五年前年七月臣出使金羅道至今年正月臣母病苦特降示書許令省侍道塗遐隔未及奔還而父病淹至大故比到門庭則已在蒿瘞臣生不得奉養病不待醫藥其歿也又不及殯歛草瘞之期仰天擗地撫躬泣血思當伏枕墓側以終三年非謂以此可以補前之缺其効力於今日者唯此耳伏蒙示書再下百日後許令赴京本道監司催督驛送臣妄謂必有垂問纔畢當還聖恩

罔極賜穀賜衣又賜引見令仕歷法臣奉旨以還唯知感泣無嚴威咫尺未敢仰乞臣竊念恩愛之重尊卑無間然其微賤者則其生育之勞顧復之勤固當倍於尊貴者草萊寒族素多同出終無乳母養父之賴全惟父母是勞臣少多疾病臣父常抱養之以至長成臣今纔逾百日違離墓側臣實不忍伏乞許還鄉里終制若其歷筭之事則卹壽彌金石梯固嘗優於微臣臣迫於懇惻不知言之當否不允○癸卯全淡上書曰臣家庭厄會臣伯父前年九月病歿至十一月臣妹繼歿今年正月臣母病極未及差愈而臣父奄逝臣之女息長養於臣之父母至二月又歿數月之內變故稠疊臣母素有宿疾加以大病之後感傷之餘氣息沉弱兩耳病聾尋常起居必用人扶臣今辭別之日泣且語臣曰汝父素無疾病至於臨終汝之兄弟尚未及見况我之氣息如此一朝之間若有危急豈能相見臣聞此以來不勝感泣竊念亡父甫葬未踰一朔病母在床感傷累月家門骨肉又多零落臣唯當伏枕墓側以終喪制侍藥母病以保殘年此臣反哺之至情乃反乘傳赴召釋衣入闕疊蒙賜與飲食起居混處平人臣將何心獨能處之泰然而曾無驚恠歎此所以私自念憶不覺激切而顙呼者也伏望許還鄉里以終喪制以養老

毋不允○還給崔孝孫等七十餘人職牒又命仁免量移下三道邊
遠金穀亦免賤仍留茂昌○甲辰右贊成金宗瑞啓臣聞東良住浪
卜兒罕等將欲使居他處臣謂東良五鎮之藩離若無東良他盜之來
無由知之是不可不慮撫綏之方宜當布置頃浪伊升介請告不還是
固可疑且使臣到五鎮彼人必來謁近右議政之行不來謁其心又難
測也臣又聞卜兒罕嘗與其弟來會寧府道見豕帶箭者獲而食之其
弟取箭鏃齎到會寧會寧人見其鏃曰此是我物爾何從得之謂其盜
竊執付於官旌笞困辱遂推而納之溷水中因此忿怒曰今辱我至此
吾等何能久居於此由是欲出去言之虛實雖未的知然如此之事亦
當預圖上曰明日當更議○命放付處徒役人○乙巳傳旨禮曹今
當農事方殷兩澤愆期慮有闕政以致災咎予固惕然于中其令東班
時散各品及西班時散四品以上凡有切於救災之事實陳無隱○傳
旨刑曹今方農月亢陽不雨慮有刑罰不中以致旱暵今五月二十六
日以前常赦所不原外已結正未結正徒以下之罪并皆原免○議政
府申大學伐冰之家註云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左傳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朝之祿位實食喪祭於是乎用之今宗親及大

臣之喪許用冰槃獨於時祭不得用冰未便堂上官以上四仲朔時祭
內五月八月熱時則賜冰一丁從之○丙午領議政黃喜以旱災上書
曰臣年俯九旬無功食祿請罷臣職以答天譴不允○司憲府請仁敬
哉之事不允○丁未 上謂承政院曰興天寺祈雨精勤不為則已為
則必盡誠敬今聞供物多不精潔然儒臣雖見其不精惡其佞佛之名
不肯用心爾等亦然予既好佛當齋素三日又使南智為行香使其合
行事宜商議以聞○軍資判官曹彙上疏曰伏覩傳旨 殿下遇災求
言之意至深切矣臣雖愚昧豈無一二欲言之事畜之胸中以待今日
者乎竊聞昔在殷時大旱七年成湯剪髮斷爪身自為犧禱于桑林祝
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
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夫以
湯之大聖遇旱憂民痛自刻責如此其切况其下於湯者乎臣不敢知
殿下之政盡得其節歟姑以刑政一事言之往者不可追也來今之
失猶可及圖今有義禁府囚人閔叙頑惡無恥者也然其不孝之罪不
發於平日至 歐永瑞之後士林嫉之獄官惡之思欲殛之則據其歐毋
之罪鞫之反覆歲將周而未得其情是或可矜也且告舉他事勿治會

有令甲親告乃坐亦著律令叙之不孝特因永瑞而發是舉他事也母
且號哭於道訴之獄官曰我子無此不孝辨之至切非親告也考之律
法而可議揆之人情而可恕勒加鞠問織成不赦之罪其不可者一也
朴崇敬在惑無知者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其母平日愛子不
均雖或鴉鳩之不如在崇敬當順承其意兄弟既翕母子如初乃其職
也反不顧念懷憤任氣發於辭色以至母子相殘敗亂綱常逆之可也
戮之可也然父母乃一家之天地至仁至愛其兒有過旋置之乃天理
人情之常也此母酷愛女子聽讒日深怒猶未息欲加崇敬之罪乃以
不孝來告此失其常性之甚者也天下豈有為人父母而欲殺其子者
乎今聞川寧之民爭辨崇敬之非罪果如民言則其母不仁之言何足
取也一從親告之律欲置極刑其不可者二也李賢老尹培均為殿下
之臣等是罔上之罪初無輕重以其杖也則加減如之以其流也則
遠近同之方可謂至明至公之罰也頃者斷獄之日賢老與培罪有加
減流有遠近物議紛紛為殿下不取其不可者三也如此則殿下
之政似不節也又不敢知殿下之民盡得其職歟姑以士民之嘆言
之在朝資格行守之法既立百執庶司賢愚同滯白首為郎至十數年

不調者蓋有之其行守之法本欲公銓選也法立有年掌選者果皆明以擇之公以用之薦諸上察必盡賢才置之下察必盡不肖者乎欲其精選而弊復如前空老英才無補於國其不可者一也在民則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居民困於入居挈家逃避者涓涓而斫臂規免者亦有焉今又貢法從而擾之其年分九等地分六品或高或下不得其宜終致收租失中民實胥怨是不可不慮也江原黃海咸吉平安四道之民困於築城之役扶老携幼轉輾流移日就凋弊是可哀也臣竊謂入居者新徙僻遠長懷舊土之樂長城則遠築江邊徒勞四道之民何者移其民不足充遠封之空野高其城不足防敵人之闌入祇以取怨於下召旱於上而已其不可者二也如此則今之民似乎失職矣又不敢知殿下之宮室卑歟今以營繕一節言之宗廟極其嚴宮室極其崇宗室第宅極其華以至百司官府亦極其備土木之役庶可省矣近者改作南門新置佛堂工役連興財力俱困今又大起永膺之第寢宇崇廣廊廡連亘擬諸宮禁無奈過大而極麗乎舜禹以天下之主之聖尚且茅茨土階卑宮惡服昭其儉德天下萬世稱慕不置今以此役比之二聖敦儉而孰否耶如此則今之宮室似乎崇矣至如女謁苞苴讒夫雖

或有之臣甚愚昧安得妄度而歷陳之乎然桑林六責未必皆湯之所
有也而其反躬自責切切如彼蓋慮庶政或有遺闕也今 殿下不及
湯者有政不節民失職官室崇三事焉 殿下誠能以此三事引咎自
責上告宗社下布德音汰其三事之甚又以去女謁禁苞苴杜讒口留
意焉則何患闕政之或有哉天心可回大雨立致矣疏上召彙令中使
密問疏內事由事秘人不得聞○戊申行蜥蜴祈雨于慶會樓池邊沉
虎頭于楊津朴淵○司憲府上疏曰竊惟罪莫大於不敬刑豈先於懲
惡苟人臣而犯莫大之罪則法所當誅不容少貸仁敬哉不敬之大罪
天地所不容臣隣所共憤 殿下特以好生之心不忍致辟只令竄于
遐域永屬官賤中外臣僚尚有缺望豈意今日復有是命遂使惡逆大
慙得脫編管齒於平民又使首惡移於樂土非唯臣等痛憤尤有見聞
者罔不駭愕伏望亟收是命仍復舊役以嚴萬世之防以快臣民之望
不允○諭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允壽境內接居野人雖授中朝指揮千
戶之職者本國邊郡官吏常時接待及論罰之際不以官高待之非唯
官吏居民亦且不畏彼野人亦不敢自以官高抗衡恐懼屈伏久已成
風故今接待及論罰不可猝變而弛之也曩昔邊將或有過於嚴猛而

生豐者或有過於愛恤反爲卑屈而繼之不能如之則因以構怨者此皆往日之明驗也是故待野人不可過於嚴猛而致怨亦不可過於卑弱而見侮須寬猛得中恩威並著可矣近聞都萬戶浪卜兒罕來會寧府路獲帶箭豕卜兒罕之弟取其箭鏃會寧人見而告官縛辱之又投於穢水中此甚不可也卿知此意使邊將待野人毋過於嚴猛毋失於柔弱使野人畏而愛之毋生邊釁然千係野人之事不可喧傳慎密施行亦諭于會寧節制使李昇平○六月己酉朔臺諫請仁與敬哉之罪不允○司諫院啓連年旱乾今年之旱比舊有加請侍衛牌銃筒衛姑限秋成放送且量減闕內別監宦官軍士等宣飯 上曰予將擬議施行○中部長通坊三十餘家火人有逮死者○庚戌臺諫交章曰人臣之罪莫大於不敬苟犯此罪天地所不容人人所共誅者也仁與敬哉當侍女稱病出外之時招致宴筵互相酬酢已爲褻狎仁則又以侍女擬諸亡妾而悅之寢近隣房昵比無忌敬哉則請而留宿手自彈琴以娛其心乃至親往其家綉繆贈物原其情則無上按其律則叛逆雖至萬死尚有餘辜 殿下特從寬典未減施行于時臺諫政府六曹交章抗疏請置於法 殿下不忍加刑沒爲官奴逆諸極邊而中外臣民猶

且未厭咸懷憤悶已有年矣茲者仁及敬哉俱免其役而又移仁于南
郡臣等竊念綱常天下之大經叛逆人臣之大罪爲人臣而濁亂綱常
則是爲亂逆無時焉可赦者也 殿下承列聖之統貽後世之謀固當
以扶植綱常維持世道爲急今乃一遇旱災遽釋天下之大惡以毀萬
世之大經將恐亂逆之徒無所懲艾而復繼踵於後日矣伏望廓揮剛
斷亟收是命還隸官奴以副輿望不報○以旱命減甲子年以上還上
五分之一又公處雜物推徵減三分之一○辛亥臺諫闔司請仁與敬
哉之罪 上曰其初定爲官奴實爲過重故今乃改之臺諫反復論請
至于三四不允○臺諫文章曰罪有可恕者亦有不可恕者言有可採
者亦有不可採者罪非可恕則雖經年以固不容釋言若可採則雖在
芻蕘亦當優納今仁及敬哉瀆亂綱常無君子敬之罪凡有血氣者孰
不腐心切齒而對之也况如臣等職在言官尤切痛憤不能自己俱詣闕
庭再三啓請不允臣等反覆思之仁等之罪律該處斬特降爲奴得保
首領其未減之恩至矣當初定罪之時臺諫六曹政府合辭極陳請論如
律俯從其請沒爲官奴是則與衆棄之非 殿下之獨斷也 殿下旣已
與衆棄之矣何至今日固拒臣等之請而更施寬典與甚非所以懲惡

戒後之道也我朝扶植綱常之至治一虧於今日而 殿下從諫弗
咈之美德有損於此舉也伏望斷以大義亟還成命仍定官奴以快臣
民之望不勝幸甚不報○禮曹啓今旱氣太甚請更祈于北郊杜搜宗廟
風雲雷雨雪祀三角木覓漢江昭格殿沉虎頭于楊津朴淵又行僧
徒蜥蜴聚巫祈雨開城府及各道祀典所載岳海瀆名山大川及祀
典所載外靈驗處盡誠以祈從之○對馬州宗虎熊瓦遣人來獻土物
壬子傳旨命政院今後事大及祭享內別有所議事大小用兵堂
上官除授科罪外其餘庶務悉令世子聽斷○癸丑領議政黃喜啓臣
不仕在家救旱之術反覆思之近者憲府風聞守令所犯其官人吏散
囚他郡拷訊累次不無冤抑前江華府使楊脩臣妻弟也不得無嫌
然安敢避嫌而不啓乎以脩所犯推劾之故散囚江華入吏于諸郡訊杖七
八次且南原臣之本鄉憲府間府使柳漢生所犯亦囚人吏于諸郡拷掠
至漢生適代物故而後已是皆冤抑莫甚風聞雖不可廢拷訊次數依義
府例啓聞取旨 上曰予亦聞之已久所啓當矣即下傳旨于憲府曰今
以風聞推劾守令所犯已現者外其未現者勿令更鞫○行蜥蜴祈雨
于慶會樓池邊○命崇德大夫李正寧祈雨于興天寺興天祈雨例用內

醫院白檀香是日左副承旨李師純以香室之香封傳 上怒使二三
宦豎互相詰責幾至六七師純啓曰右副承旨李季甸嘗主之今日移
病故乃至錯誤 上怒稍解乃曰予意季甸自謂儒者不之致慮故責
之耳今知移病矣都承旨何不檢舉乎此非予私事也即命首陽大君
璪奉內香往興天寺璪合掌搖身周回佛塔又勒臺監監察河淳敬亦
如已淳敬老怯不得已從之於是璪與都承旨李思哲以下皆與僧徒
雜還踴躍備諸異態自立佛堂以後每作佛事皆如此是會 上斷肉膳
僧徒供給倍於前命內官監之令內資內膳禮賓道渠官怒其所需又使
內饗執饌極為豪侈前此禮曹佐郎金長春監忌晨齋首陽以不禮佛
叱辱之自後無不禮佛者然以臺監而禮佛自淳敬始○下陳言百八
十七道于議政府擬議以聞時言者多以行城貢法爲言時病正在此
承政院一切披閱跡內有言行城貢法處皆朱抹使不擬議所舉行者
只奉常判官閔奎請祭箕星畢星等事而已識者嘆之○禮曹請行五
方土龍及畫龍祭從之○司僕寺申古之救旱災者趣馬不秣今考夏
月喂馬例內乘馬料豆七升其餘五升今內乘馬四十四匹除十四匹本寺
馬二百七十匹內一百四十四匹料豆各減二升至秋復舊從之○甲寅

議政府左議政河演以旱辭職曰三公之職百貴所萃其任匪輕臣本
疎慵特蒙殊遇濫叨重寄顧之消埃之補常懷尸素之慚臣素多疾病
年至七旬有四比來益衰眼暗耳聾昧於視聽右臂傷痛難於起居况
以非才共天位食天祿久妨賢路茲當農月旱災太甚以致宵旰之憂
益切兢悚罔知微措伏望 殿下諒臣至情罷臣職事代以賢能非但

老臣退保餘生之幸抑亦弭災之一大端也不允左贊成朴從愚右贊

成金宗瑞左參贊鄭萃右參贊鄭甲孫亦以旱請免皆不允右議政皇

甫仁以為雖上章辭免 上必不從心知不從而外辭予不為也獨不

辭○上護軍金方貴等上書曰竊觀自昔帝王之興必有褒功之典下

至陪從之微無所不錄况蓋帷不棄者所以恩及犬馬乎臣等自 殿

下潛跡之時陪從既久瑣瑣庸劣雖無寸效然豈不欲攀鱗附翼垂名

後世者哉臣等每以陪從之舊各蒙恩眷已踰涯分非惟他望但以幸

際昌辰得侍龍潛誠萬世一幸而泯泯焉與草木俱朽矧今淪沒且半

存者無幾此臣等干瀆聖聰觸冒 天威至再至三而不能自己者也

伏望下察至情上依舊典特賜元從之號使後世子孫得知 聖恩之

所從不允○禮曹申今三次祈雨略無雨徵請更行諸處祈雨從之○

乙卯還給李純之等二十六人職牒○對馬州宗貞盛宗貞國遣人來
獻土物○丙辰小雨停諸處祈雨賜蜥蜴祈雨內豎九人童男七十七
人興天寺祈雨僧百四十人布物有差○咸吉道都節制使報女真司
直金毛多好指揮朴猛哥豆來告今年三月自上國回至李滿住所居
滿住曰 皇帝降聖旨令我歸順朝鮮居生且前日入寇茂昌者非我實忽
刺温兀狄哈所為今欲歸順移書都節制使探候可否而後親朝仍以
書授之吾等持以來今將滿住移書封緘上送遂回諭都節制使曰以
所啓金多好等之言觀之則滿住似誠心歸順以滿住移書觀之不
是滿住之心金毛多好等要滿住歸順耳卿宜與金毛多好等答曰移
書與汝等所言不同果滿住誠心歸順國家豈不厚待耶○丁巳傳旨
禮曹僧徒祈雨後若得雨則設齋報供以爲恒式○義禁府啓朴崇敬
依罵祖父母父母律絞不待時命減一等永充平安道茂昌軍○刑曹
請劾慶源判官朱有斐以官庫米布給官妓之罪不允○戊午命義禁
府釋辛孟磷金繼孫等但朴撝謙托義昌君五濫屬內禁衛冒受司勇
以知情受假官律杖一百徒三年罷五職○義禁府將前日李賢老金
鈿金世敏擅用魯達照律杖以啓命賢老世敏仍流前配所逃外方付

處義禁府又啟賢老受前隊副李陽茂古銅香爐令隊副安成祐薦陽茂爲防牌牌頭陞受隊長宜以專擅選用律論斬然自首當免但受香爐等事匿不以聞依對制上書詐不以實律杖一百徒三年陽茂以知情受假官杖一百流三千里金世敏金鉅鄭而漢於賢老挾私除受憎然不察鉅而漢以佐貳官杖六十世敏以長官減三等笞五十命陽茂減一等徒三年賢老而漢鉅世敏已受罪勿論賢老以贓不叙○罷和義君瓔職以奪朝官妓妾也瓔性貪女色常竊妻伯父朴大孫婢妾生子○司憲府啟金世敏金鉅李賢老俱犯重罪 殿下即位三十餘年未有如此冒濫者請全科罪之 上曰一人犯百罪豈可一一科斷既以死罪減等流配豈可以後有罪而更加罪之乎再請不允○己未司憲府請兵曹官吏之罪再三不允○議政府據兵曹呈申各道監牧官委之牧子常不點檢因此孳息少而故失多又新舊授受之際不明白交割故點檢之後不數月間或稱盜殺或稱逃逸數至百餘耗損之弊終至難防各官分養馬則二匹故失者看養色掌及守令并徵而牧場馬匹獨徵牧子且監牧官等故失馬匹之數不至杖罪則去任勿論故日益陵夷甚者匿不聞報以待考滿若監牧官以時點檢則固無逃逸之

弊今只徵牧子甚為未便今後一依京外官交代例新舊監牧官計數交割解由相傳故失馬匹依正統五年受教論罪逃逸馬匹則群頭群副每一頭答三十每三頭加一等監牧官每十匹答三十每三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其連陸牧場則故失馬十五匹以上逃逸馬十匹以上有牧子各島牧場則故失馬二十匹以上逃逸馬十五匹以上者監牧官依牧子一名例并令均徵以杜耗損之漸其餘無牧子海外牧場勿令追徵監牧官隨即論罪從之○監察河淳敬以興天祈雨禮佛知其違禮請避嫌命就職○庚申議政府啓臣等聞將行報供齋于興天寺報供齋古所未聞請停之 上曰報賽非特此也他皆行之民間祈禱亦多行報謝之禮我不敢知為之而有何所害不為而有何所利此是年終還願之類耳不允每歲初為 上祝釐作願狀禱于神佛至歲杪祭而還其狀謂之年終還願○議政府據忠清道監司呈啓黃澗住故安定監務朴東植有一子曰滋根年十五東植死喪事一遵家禮不作佛事既葬廬墓定省如生時親自負石以築塋階弊廬一間不蔽風雨哀泣三年毋張氏患乳癰瀆死親吮經三日而愈張嗜魚雉滋根雖冬月操弓捕魚家貧無馬徒步獲雉甘旨無關每逢歲時必極

備酒食獻壽九張氏素所親厚鄉中族黨無不招致務令開歡張氏年
三十二中風濕腰下不遂滋根盡心求醫終無見效遂致全身不遂十
餘年長卧不起一日召家人付以後事且令滋根備葬具滋根踰痛悶
絕良以復蘇告天曰母子一體氣血相連昔有母嚙指而子覺痛者今
我母年老勢難施藥願多吾身以代母病滿身爰炷張經一旬而病愈
請令吏曹隨材叙用從之○辛酉傳旨刑曹僧人犯奸盜及無度牒之
罪外其餘雜犯杖以下保放推考決罪時申聞施行又犯戊辰十月之
禁不告官擅造寺社當撤毀者亦皆申聞蓋新創寺社之禁着在六典
後又申明近來中外僧徒夤緣貴戚因舊基重新寺社窮極侈麗上慮
有司據法毀撤故有此傳旨○司憲府據全羅道監司關申守令近民
之職其任非輕扶安縣監金允富長於武才全不識字只宜防禦之任
不宜臨民一應事務委之於吏吏緣為姦盜用官物橫斂民財其弊不
小乞罷其職不允○壬戌議政府啓前日傳旨內僧人雜犯保放推考
新造寺社申聞破毀實為未便乞收還是命上即收還傳旨○司憲
府啓臣等聞近日行報供齋其他報賽祭待秋而後行之此齋則纔罷
祈雨隨即設行有違祀典且雨未浹洽則宜當更祈若得雨則復行此

齋臣等意謂褻瀆請令不行 上曰吾以若等為淺狹此齋為農事而為之雖行十度何不可之有佛家之事非若等所知不可以祀典槩論也○義禁府啓閔叙不孝之罪斬不待時命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間延府永永克軍○癸亥司諫院請停報供齋不允○議政府與禮曹同議申倭客人迎餞饋餉及中路宴享度數日本國王使臣則浦所三次慶尚道三所忠清道京畿各一所大內殿使人浦所二次慶尚道二所忠清京畿各一所宗貞盛特送別例厚待人浦所一次慶尚忠清道各一所回還時與來時同但浦所只設一次其餘倭人除浦所饋餉只於慶尚道內來去各設一次又日本使臣於乃而浦接待大內使人乃而浦富山浦隨宜接待別例倭勿論三浦接待從之○甲子司諫院啓宗廟社稷山川并行祈雨而報祀尚未行先行興天寺實為不可今聞更行祈雨一以祈雨一以報供尤未便當 上曰宗廟社稷即行報祀載在禮文而不行則是予怠惰而然矣此齋異於他祭之儀不見○集賢殿直提學辛碩祖等啓大抵臺監糾察非違而已興天寺祈雨監察河淳敬與其僧徒共行禮佛大失憲臣之體且祈雨無處不行兩報供之齋獨行於興天無乃不可乎請罷淳敬停報供齋 上曰淳敬之往

與天專爲佛事若姦詐之徒必不爲此而淳敬則克盡敬佛之禮予以爲直矣又啓曰當宋之時飛蝗自斃羣臣欲賀帝止之後當奏事飛蝗蔽天帝曰若受賀則人必笑矣今因暫雨而遂設報供則與此欲賀之事奚異乎假使爲之依他報賽之例待秋而行上曰此齋不可以他例論也且近者姦詐不肖之儒在家則飯佛齋僧出則陽爲闢佛之說者頗多有之淳敬則不然公行敬佛之禮可謂直矣何罪之有又啓曰古者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若雨未決洽而年或未熟則安不報賽之理乎且淳敬雖曰直矣進而禮佛退而避嫌禮佛之事是則避嫌之事非矣其間豈無邪正之分乎不報○集賢殿上書曰今年旱災近所未有然自丙辰以後人心屢經天災不甚驚異國家懼災備荒之事亦不如前日之急急也向者之雨假使周洽時亦已晚况暫雨暴乾加以疾風田之龜拆如舊苗之焦傷尤甚六月已半而農事若此其無豐年之望決矣所當罷冗務省浮費講求荒政以爲賑恤之計今一雨乍降歸功於佛遽設報功之齋竊恐殿下未聞旱災之至於此極也雖或以謂江水稍多必是上流有雨亦間有州縣雨澤之報豈可以一隅地之雨輒弛憂懼之心乎譬如人有疾療以醫藥禱于神祇偶一少間便謂神

惠亟行報謝而疾猶未已終於無益則鮮不爲人之災今報供未罷而禱雨又作災且未弭則亦何異於是哉且凡祭享朝會必有臺監者糾察非違而已是故敬莫大於宗廟而臺監不親庖祝駿奔之事今司憲監察河淳敬監興天禱雨而乃與僧徒周走佛殿朝衣緇服雜沓後先以至搖身距躍汗流沾背以物支衣當時偃僂荒唐之狀非惟風憲之儀掃地大失朝廷體貌豈宜復處憲司以玷士風伏望命罷報供務求荒政以謹天戒又黜淳敬以肅臺綱 上謂集賢殿曰宗廟社稷祭皆參神辭神若於僧徒祈雨或參神辭神則若等許之乎對曰僧徒祈雨非宗廟社稷之比遣臺監之猶且不可况參神辭神乎今方旱乾諸處報賽尚未舉行而汲汲報供於佛深爲未便再三請之不允○乙丑召左議政河演右議政皇甫仁左贊成朴從愚右贊成金宗瑞左參贊鄭萃謂曰繼世之君新立條章雖曰不可然其除授之事雖更立法制未爲失也其在 太宗創業未久法度未備而事無闕失然當是時政丞河崙於除授之際多所猥濫至以用人機密之事私錄於書及銓注之日出諸囊中公然注擬其後雖不兼吏曹私錄人之姓名多至滿紙遂以啓達 太宗亦許而用之當時予亦知之 太宗亦嘗語之然功勳

重大 太宗委任不疑及至于我如此猥濫者亦多有之不可一任前
例因循不改也於是初立循資箇月之法人多怨焉猶且未盡故乃立
行守之法當其立法之初皇甫仁金宗瑞亦言其便今則政府稍有不
便之語予意以爲京中守職則勿令隔等授之只使正五品守從四品
從五品守正五品外方守職則使六品不得守知郡事五品不得守都
護府使何如且今守職者散官雖卑承蔭則一依職事其待守職可謂
至矣予欲散官職事相等然後許令承蔭何如演等啓曰不得隔等授
之只陞一等則狹隘難行宜當隔一等陞授使從五品得守從四品從
四品守從三品至於外方守職與夫承蔭之事 上教允當臣等亦有
議焉以一事言之判事則中訓正則通訓掌令則奉直持平則通德在
朝列則位卑者反居於上坐本司則資高者反居於下顛倒如此請改
正之 上曰如此者非行守之法之過也全是典選者不能詳察之所
致也其行守職之法依卿等所議又曰風聞之禁 祖宗成憲不可改
也然公罪外一應私罪推効何如予踐阼以來三十餘年旱災未有甚
於今日侍衛軍士爲半放遣何如演等曰貪污亂政非法虐民等事風
聞推考若事理明日而不服者取旨刑問軍士若爲半放送則留京侍

衛者獨守其苦勿令放送 上曰子當磨勘施行又與密議辟史官不入近來凡議事不欲人聽聞必先付史官史官亦退縮莫敢一言○丙寅 上謂承政院曰今年二月多雨三四月小雨端午雨入土亦未深至今月初七日始雨然是驟雨不入土歷觀往日無如今年之旱予尋常思慮既不能及於人而又不能安心以居况又如此之變其可安於君位乎厄運如此欲移居小家今東宮入處闕內若康寧萬春千秋延生慶成思正殿是謂正宮咸元交泰殿紫微宗會松栢麟趾堂清燕樓是予所建小室也非正宮故將使東官居之大臣不可故予更思之咸元交泰殿世子不可居也今世子入處麟趾堂其侍女分入紫微松栢宗會堂何如大臣又以爲若世子入處則君上復還爲難然世子之入既非正宮予雖復還無妨不還亦無妨也世子自麟趾堂乘平輜出慶會門依前例受朝衆其視事則於思政殿東壁坐交倚二品以上西壁三品以下南行 太宗皇帝時於御座東壁高設皇太子之座太子坐而聽政今則但交倚耳豈不可乎今予移臨瀛之家東宮入處麟趾堂書則出來問安不亦善乎予之榮享焉往而不然於彼於此享位如舊也予之荅災變亦當如何也古人云避正殿予今避正殿而居小家則

其視懵然不自量而苟處法官者豈不愈乎○丁卯都承旨李思哲等
啓上今欲移御于臨瀛之第以遇災恐懼而然耳然臣等之心以謂古
者遇災避居者非謂此也避居正殿耳若移居于外則侍衛之士其弊
不貲然勢不得已則雖有大弊不可已也今乃無故而移御于外使東宮
入處于內中外臣僚莫不驚駭請停移御 上曰昔年行幸時諸大君
迭處于忠順堂今欲令世子移入麟趾堂常受朝參視事如此則政事
無陵夷之弊矣昨夜夢愕爾等亦知之思拓等又啓曰麟趾堂雖在正
殿之外實是爲 上而建爾其與諸大君之事不可例論也請須停之
不允○司憲府啓元生偽造賜牌御押厥罪匪輕而今還給科田職牒
得齒宗親之列未使請收是命不允○司諫院請河淳敬拜佛之罪不
允○行北郊祈雨祭又行蛇醫祈雨○示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允壽慶
源節制使俞應宇令起復赴任然野人相接之際不宜淡服許令權着
吉服○戊辰行雩祀風雷雨祭○召議政府左議政河演等謂曰昔
唐高祖欲沙汰佛法群臣諫止之太宗欲爲佛事千官勸成之唐之諫
佛者惟傅奕一人而已至於宋真宗欲爲天書王旦寇準俱爲名臣皆
贊成之諫者獨孫奭一人而已逮我本朝母后彌留議政李愿袖經卷

讀誦祈禱孟思誠亦名儒盡誠禱佛時議多之今集賢殿上疏請停報
供齋又黜河淳敬辭頗譏謗何以處之且監察九祭祀必行拜禮自今
僧徒祈雨令監察亦行拜禮永以為式何如援引古辭以諉文書之辭
語反復幾二十餘紙大抵意在群下不從風向佛私自譏議又深存集
賢殿諫說之非演等對曰集賢殿官志在扶正道言雖過中不可責也
監察拜禮宜如上教即傳旨司憲府自今僧徒祈雨監察隨他拜佛
以為恒式○司諫院啓元生偽造御押非他罪之比乞收成命 上曰
元生之罪雖重實非魁首且年少愚騃所致豈可一一如法况宗親不
可以常人例論也再請不允諫院又啓今傳旨祈雨監察例行拜禮臣
等深以為未便 上曰祈雨之時人君狎疏以禱之不以此為不可而
獨以一監察之拜謂之不可是何意耶為此言者謂之識理可乎誠輕
薄之言也○臺諫又請停監察拜佛之事 上反復詰之竟不允○已
巳兩○司憲監察河淳敬上書辭職曰臣於興天祈雨日惟知至誠祈
禱之不暇不知監察禮佛之當否行禮於佛以盡誠敬今集賢殿司諫
院具臣之罪交相進諍臣既受人責不可覩面就職乞罷臣職不允○
臺諫啓臺監察拜佛自古所無請依舊勿拜 上曰我國之人有內外心

者頗多今受命而行以外貌察其是非中心則不欲歸依不肯拜佛可乎若等故乃以此固爭乎○庚午 上謂學政院曰兵曹事煩而郎廳數少凡其差錯之事雖郎吏殘劣所致然事必煩劇加設郎廳何如且古者六曹郎廳之數不必定額刑曹及都官事務煩劇設加郎吏亦何如刑曹都官不可加設則已兵曹不可不加設其議諸政府政府啟刑曹都官已曾各加二員都官還減一員兵曹雖事煩不必加設但當精選以任之判書則凡事並皆聽斷請勿兼他事常坐本曹 上曰郎廳之數仍舊判書則雖兼他事無不可也○全羅道綾城縣校生梁淮等燒毀齋菴十一所是日夜三鼓命義禁府副鎮撫姜孟卿往鞠之仍命兵曹郎廳及司鑰賫開門符開敦義門遣之此非軍情急事而顛側至此人多駭之○司憲府上疏曰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行此天下古今之常理 殿下即位以來勵精圖治闢邪說扶正道凡所施爲率由典常三十有年于茲矣伏覩今六月二十日傳旨內僧徒祈雨監察依式拜佛臣等寢食未安不勝痛憤謹將不便事由累續 天聰未蒙俞允反復思之未知其可也臣等以謂佛氏之誕妄無益前賢論之已盡不復重贅然自祖宗以來如遇曠旱之灾取禱於佛是乃無所聊賴靡神

不舉之意也非崇信其道而然也其遣監察亦以糾其非違繩其懶慢
就令僧徒盡誠祈禱而已儻曰監察不拜無以感格則心之誠敬豈關
於拜不拜哉臣等竊惟憲司之任上以陳善閉邪下以糾察百官所係
匪輕故居是職者雖甚庸愚皆欲砥礪名節正直是守今使監察攢手
拜佛敢行非禮之禮則豈但監察一身之失禮哉人將曰執禮臺臣尚
且禮佛競相歸依靡有紀極邪說日盛正道日消末流之弊不可勝言
臣等俱以庸資濫叨憲司夙夜戰兢圖報聖治之萬一今日之命若合
於義當先奉行何敢喋喋以煩宸聰哉伏望亟收是命只令仍舊幸
甚不允○全羅道觀察使報金堤人禮賓注簿崔頤得狂疾常持刀劍
人不得近其子涉之晝夜不離側使不得發狂其父又發癰疽親吮其
癰使其疾愈父母歿廬墓三年孝行特異宜加褒獎命吏曹敘用○甲
戌永膺大君琰娶卒府尹鄭忠敬之女上鍾愛琰特異諸子賞賜珍
寶累鉅萬○乙亥上謂承政院曰川寧縣監鄭忠碩永膺大君夫人
叔也今因主昏挈家而來且已滿五年予欲遣差何如議諸政府以聞
政府皆以適差爲便領議政黃喜獨以謂不可上從僉議改差○傳
旨吏曹前此京官以散官從九品授守八品職事從八品授正七品從

六品授守正五品從五品授守正四品從四品授守從三品外方則以
以五六品授守郡事四五品授守都護府使正從四品授守牧使大都
護府使實爲未便自今除特旨除授及遷轉去官入外京官從九品不
得陞爲正八品以至從四品不得陞爲從三品守令則六品不得陞爲
郡事五品不得陞爲都護府使從四品不得陞爲牧使大都護府使永
以爲式○議政府據刑曹呈申牛馬盜賊一時并現者從一贓多刺字
從之○丙子承政院啓忠清京畿旱灾尤甚乞降香祈雨從之○議政
府據禮曹呈申前知韓山郡事金德崇檢漢城天益之子也爲親辭職
歸鎮川奉養不離側每遇佳辰必設宴邀賓以慰悅父母母金氏年八
十四而歿時德崇年六十二廬墓側哀毀朝夕奠訖即歸家定省其父
距墓二里許杖步往來雨雪不廢服闋還家益悲哀不離父側奉養尤
至又迎妻母于家事之如母一鄉稱嘆人無間言甲子七月天益率同
葬母墳而又廬焉寢不衾褥食不飯羹啜粥卧茵杖而後起鄉黨哀而
止之德崇曰瘞父於地下而退食於家所不忍也况予既失雙親年過
七旬強生於世復誰爲乎雖死墓側將無憾也晨興哭墓前日昏點燈
侍坐至半夜及釋衰還家見父母平生居處輒涕泣啜咽敬虛座如在

每過庭必趨又奉神主事之如生晨昏必拜朔望必祭俗節亦獻特食
鄉里歎服戊辰夏歿德崇孝行特異然已物故未得褒賞乞官其子以
勵後人從之子貴識貢試

世宗莊憲大王寶錄卷第一百二十四

出宗孫... 一百二十四

人... 子...

... 必... 又... 主... 事... 之... 改... 坐... 景... 有... 父... 轉... 照... 望... 必... 祭... 祈... 請... 亦... 燭... 拜... 會...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二十五

秋七月己卯朔移御臨瀛大君第時臺諫集賢殿屢諫報供齋上不

悅故移御令東宮入內蓋欲內禪也大臣力請而止○以李渲知中樞

院事李明晨中樞院副使李師元安完慶辛叔晴並僉知中樞院事金

自行司憲持平○知敦寧府事趙賚卒賚漢山君仁沃之子初中生負

遂登武舉累遷上護軍歲戊戌除蓴城鎮僉節制使尋移瓮津鎮壬寅

拜右軍同知摠制歷工兵戶三曹僉判京畿江原平安道都觀察使忠

清慶尚道都節制使甲寅判漢城尋知敦寧府事乙卯以疾乞退卜居揚

州西山先塋側至是卒年七十六輟朝吊祭謚節孝好廉自克節慈惠

愛親孝子孝生順生觀生德生○命首陽大君璪都承旨李思哲祈雨

于興天寺璪雜於僧徒中踴躍周匝汗流沾背略無倦色感信釋教嘗

謂勝於孔子之道程朱非之不知佛氏者也天堂地獄死生因果實

有是理決非虛誕不知佛氏之道而存之者皆妄人吾不取也於宗室

中璪及安平大君瑢深敬信之○遣都體察使皇甫仁于咸吉道築行

城上引見仁于內殿密議邊事移時乃出上自得疾雖至親未嘗

接見今引見仁所以重其事而寵任之也○庚辰司憲府啓安完慶鄭

而漢受罪未久而後授官職請收是命 上曰完慶初無情由而漢亦不阿曲但事重故姑罷職耳不兄初承旨等會完慶家左承旨趙瑞安率妓碧玉往焉完慶飲碧玉酒瑞安如即出不與其會心常銜之及完慶囚義禁府瑞安承命往鞠甚酷見於辭色見者皆譏之 上亦知其有隙也○辛巳 上曰旱災太甚祈雨不可緩也今欲各處祈雨一時並舉社稷則令東宮親行何如禮曹啓今七月初六日北郊社稷宗廟雩祀風雲雷雨三角木覓漢江並祈而不雨則東宮親行社稷祭從之○壬午領議政黃喜啓旱乾之災今年尤甚國家禱雨靡神不舉唯圓壇祭天不行若載祀典而常行則謂之僭禮可也以其迫兩行之則何不可之有孔子有疾子路請禱曰誅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未嘗言其不可也請禱于圓壇 上曰雖祭圓壇得雨不可必也若行兩必雨則何計僭禮之失乎若不得雨則徒得僭禮之名無益於事但昭格殿雖是異端之事亦是祀天令東宮親禱何如議政府啓昭格殿親行古所未有且大臣既已代行何必親行 上然之先儒有云庶人不得祭五祀大夫不得祭社稷諸侯不得祭天地非欲姑爲等殺蓋不易之定理也夫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爲僭竊罪莫大焉况

神明正直不享非禮是故魯之卜郊至三四五而皆不從鼯鼠屢食其
牛天心之不享可知矣魯人曾不省悟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
改卜僭擬之心不能已下蔡王制上拂天心罪亦大矣聖人筆之於經
謹嚴如此而且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則聖人之心亦可見
矣我國圓壇之祭不知始於何代三國之時朴略少文字罕與中國通其
不知僭也固宜高麗嘗建元稱制僭擬之事頗多其後雖去年號而禮
文儀章實與中國無異非獨祭天一事而何恠其僭擬也哉我太宗
之廢圓壇即聖人書郊之心也儒臣卞季良嘗請復之太宗不允季
良之言曰杞宋因先世之舊魯因天子之賜則皆得以諸侯而祭夫是禮
之權也又曰周公相成王賜魯郊禘是亦權宜而不失禮者孔子之謂
非禮者謂非禮之常耳蓋周之封杞宋也以其爲二王之後俾修禮物
作賓王家以奉禹契之祀禹契天子也不可以諸侯之禮祀之故許用
天子之禮然特用天子之禮祀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庚王以下
君弱臣強上陵下替杞宋因用天子之禮於禹契之廟禹契則既天之
祖故遂併行郊祀之禮也至於魯則成王念周公之勲勞不敢臣之以
二王之後待魯故許用天子之禮於周公之廟魯因用天子之禮於周

公之廟而併效祀宋之尤耳非周公之所爲也此皆古人所論也而季
良不之察妄引經傳以唱之於前爾後從而和者甚衆或以謂天有五
帝而我國居東當祭青帝殊不知此說出於秦漢方士不經之談也今
喜賢相也乃曰常行則僭矣情迫則無不可是尤不可也匹夫雖當死
生猶宜以義自處安有人主平時則知其非禮而不為迫切則誣諸神
明以徵福乎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
必不享季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諂乎且所引子路之言甚爲無據子路
之意蓋引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皇天后土也儻非世宗聖
學之明幾失大禮矣故併辨季良之失而論之○司諫院論李明晨李
石貞安完慶鄭而漢不宜除職再請不允○安置益寧君移于忠清道
堤川守道正德生于全羅道潭陽○以旱命放當番別侍衛甲士近仗
銃筒衛防牌攝六十之半○癸未司諫院啓今以移安置堤川德生安
置潭陽疑若大輕乞移移于下三道極邊德生于兩界極邊上曰移
有老母不可遠配命移德生于康津○甲申兵曹啓侍衛軍士本不多
若放其半則侍衛虛疎不可放遣不允○工曹判書尹炯妻郭氏臨終
語曰人死則必設齋飯佛然婦人無往僧舍之理我死之後慎勿設齋

其子奉遺命不設齋○乙酉 上謂承政院曰四寸外不得以奴婢相

贈已有法令永膺嘉禮時七寸之族多有贈以奴婢者然夫人五寸乃

夫人父母之四寸也此則給夫人之母而傳給於夫人可矣閔厚生夫

人七寸也其給奴婢於法不可其速遠之厚生年老昏耄而希進不已

趨勢納賄入皆竊笑○遣通事李裕德于遼東移咨入朝火者林得生

父喪○移富居縣于會寧府石堡站陞為富寧都護府仍置鎮又改

朔川都護府為朔州都護府○丙戌成都鎮撫金孝誠啓移御所待衛軍

士本少而今又除二十請仍舊且臣等入直于中樞院與時御所相遠

請於近處入直不見○丁亥議政府啓古者年穀不登趣馬不秣師氏

弛其兵馳道不除祭祀不縣今年旱災太甚九事之有弊於民者悉皆

停寢 上令政府商議以啓○政府啓不得已沿邊防禦及兩界行城

造築外其餘他道城子及京外公私營繕九千役民等事一皆停罷以

休民力以答天譴從之○戊子兩命停世子代行社稷祈雨祭○分

遣知印于京畿忠清道審視未穀○德生赴配所至龍仁路上暴死

上議于政府曰德生收職牒而死停朝致賻等事何以處之領議政黃

喜左叅贊鄭萃右叅贊鄭甲孫曰收職牒是絕之也豈與他宗親例論

我其停朝及還殯京家實爲未穩請考古制施行但今致賻爲便左
議政河演左贊成朴從愚右贊成金宗瑞曰德生雖無職牒其罪固非
屬籍當絕之事停朝致賻還殯京家一依宗親例爲之命給職牒與科
田又令致賻停朝且其還殯京家與否聽其家自願○傳旨禮曹來庚
午年正朝詔日講武等諸道進上除兵器外悉令勿進○己丑世子召
右副承旨李季旬使安平大君辟人謂曰明後日使予入處于內予若
一入恐上終不復入其勢已成深以爲慮爾往議政府堂上諸家備說予意極
陳啓請不使予入處古人有排闥直入之事當今之時雖未能如此毋
或少緩以失其機仍言上之此舉未必非集賢殿極言諫諍之所致
爾宜知之○庚寅議政府遣舍人啓臣等聞明日東宮移入大內臣等
以爲至尊在闕外小家而東宮在闕內正殿顛倒莫甚且閭閻小家瘡疾
興行火災尤可畏也時又熟甚請須還宮上曰予非使東宮入於正
殿欲移入小堂守闕而已世子謂李季旬曰舍人來啓因昨日之言乎
季旬曰此因臣言而來啓然非以此事爲輕而使舍人啓之也近日有
旨允啓達之事堂上官使郎廳來啓毋得親達因此姑遣舍人請耳不
允則一堂上來請若不允闔府來請又不允則六曹偕進期於得請耳俄

而右贊成金宗瑞來請不允退與領議政黃喜左議政河演左贊成朴從愚左叅贊鄭采右叅贊鄭甲孫又來請上曰予欲使東宮坐思政殿東壁視事卿等固請故欲使坐舍元殿東壁視事耳又啓曰舍元殿乃是內殿有違名分亦爲未便上曰紫薇堂君上所居不可入處宗會堂松栢堂遠在園中使東宮侍女入居于此麟趾堂又在內墻之外使東宮入處又啓曰東宮旣已入處則殿下更入爲難六曹堂上繼至又請上曰以國比家大小雖殊事則一體今以一家言之父母年老則必移小家使其子入守大家今予欲移居小家以就安耳初以此事議諸政府亦不以爲非今乃更生疑意以請何哉演等曰其時上教云內禪于當不爲東宮移入闕內則丁當斟酌臣等欣聞上教不敢更啓初非以此事爲是也喜曰嫌疑之事不可不嚴東宮當別嫌勿入可也上曰何以別嫌爲言予欲居小家以保餘生使東宮入守宮闕又數見大臣議事無奈可乎予今有疾坐則氣熱卧則氣冷雖以煖突尉之且不能溫大事則已矣其可以人力爲之者則爲之可矣乃不能如是而拘於事勢久居大內無奈不可乎欲使東宮侍女入友善堂傍近小室何如喜等曰闕內則無處可也上曰然則使東宮勿入以待予

還宮但還宮或於來春或於三年或於十年使予任意爲之則予當樂爲之矣且今機務繁多予不能堪二品以上除授乃是大事予當爲之其餘庶務一委世子何如喜等曰庶務東宮皆已裁決但所餘者二品以上除授科罪及行香使落點等事耳二品以上犯罪者不多啓達之時少焉且科罪則必有罷黜者矣既知除授而不知罷黜可乎行香使落點亦不多矣不可委諸東宮也 上曰老大臣觸熟懇請予姑從之後更商量以定○辛卯以辛處康僉知中樞院事金仲廉守司憲掌令馬勝判安州牧事○壬辰金浚以書申東宮曰臣伏蒙 聖恩除臣護軍臣竊念召臣來京不過曆法一事而其所從事亦不過考閱遺忘而非若向日修撰全書之比則雖謂之無事可也今處無事之官而坐費餼廩優游度日雖以平人處之尚且內媿况如臣者獨能何心處之裕如而不知愧赧乎每不自揆 聖恩思欲再瀆隱忍未敢伏蒙 聖恩命輒下不知所裁竊念方臣初到之日即命賜米仍給衣靴乃至笠帶纏身之具靡不畢備仍賜引見臣聞命以還輒生媿赧雖至僚友未敢詳語其然今又驟蒙除拜實爲無前之寵臣以罔極之哀而遽承無前之寵非徒媿赧無地實駭觀聽夫命一官行一事而輒至於驚駭視聽亦

非國家之美事伏望特降俞音還收爵命俾終喪制不報淡又再三上書終不允淡性聰警有學識時解天文者淡與李純之而已 上不得已起復然以一藝奪重喪時人皆以爲不可○甲午諭京畿觀察使允于農事論書一下而使民騷擾故茲不數下今年水田不實而田穀稍稔或不趁時收穫或積置水邊卒遇風水以致損失是可慮也預使民間曉諭○乙未日暈○徽旨刑曹大明律常赦所不原條內殺人或云非徒指謀殺故殺允鬪毆殺戲誤殺皆在其中或云此條例舉條目曰一應真犯雖曾赦並不原宥其鬪毆戲誤而殺人非是故意於殺豈可謂之真犯而同於故殺以置於不原之例乎且條末之類二字或云只稱上文赦舉者而已或云非獨上文赦舉者而已其他故意犯事者皆在於常赦所不原之例議論紛紛未能歸一然罪疑惟輕今後常赦所不原條舉行時赦舉條目外並令原免且鬪毆殺戲殺過誤殺皆以常赦所不原不在留養親之限已於宣德七年立法今後鬪毆殺戲殺過誤殺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家無成丁者具狀取旨施行○議政府據禮曹呈申咸吉道慶源人金自強居新設極邊之地廬墓三年誠爲可賞乞於土官職加資叙用以廣風化從之○丙申司諫院申慶尚道者

事慎詮箇滿適遷未還而移差開城經歷且金淡服喪未久而起復爲護軍實皆未便 世子曰開城亦是京官之例金淡再三辭職上已不許予何有爲於其間哉又申曰開城雖曰京官之例實外官也豈可以此壞出入均勞之法乎金淡關係國家能爲有無則可矣不然則奪情起復豈能安而行之乎 世子曰金淡在家則服喪在官則淡服豈奪情起復之例乎歷筭之精無如金淡故用之耳何不可之有慎詮則當更商量竟改之○議政府啓今年旱氣太甚禾穀不登而講武場禽獸害穀許民捕豕且明年科舉式年當春外方生徒咸集京都賣布資糧必致穀貴請於秋節試取從之○丁酉撫安君夫人王氏卒命司宰監正申自守書雲副正尹統護喪○戊戌同諫院啓今年旱荒請停諸道點馬別監又請明年科舉仍舊春場試取 上曰秋場乃國家之論不可改也點馬則當議諸政府政府僉曰點馬重事不可不遣 從之○徽旨刑曹外方安置者及凡沒爲官奴婢者其妻及未婚嫁子女悉令完聚其父母及已昏嫁子女亦令往來相見徒流及付處人父母妻子並令往來相見已曾立法而今考律文亦曰犯流者妻妾從之父母祖子孫欲隨者聽遷徙安置人家口亦准此今令流配人妻妾及未婚嫁

子女並皆完聚其祖父母父母及已婚嫁子女亦聽往來相見且定徒者役年有限付處人輕於流配遠離妻子戀憶之情無異其家口完聚及往來相見一依上項並從情願○已交議政府啓今聞東宮前期一日宿舍元殿受朝參臣等以謂自移次所而入受朝參可也如不得已則宿于友善堂爲便 上曰昔唐太宗及齊王元吉迭處於宮闕人君命之則無處不可也今世子入宿舍元殿何獨不可再請不允○傳旨司憲府風聞舉劾六典所禁然守令不法虐民之事得許風聞故近來有司若守令所犯則雖甚細微亦皆推之或其境內居人所犯皆歸咎於守令而推之弊將難禁自今各道監司守令所犯唯貪墨虐民二事外毋得推之且風聞推劾之際以情狀曖昧之事拷掠無罪之民累年囚繫甚爲未便今後情狀明白有違端衙前及辭連人等辭緣具啓後拷訊以爲恆式監司風聞舉劾亦依上項例施行○庚子司諫院請明年科舉仍舊春場試取且停損實敬差官 上曰春場不可爲也遂謂承政院昔 太宗之時使其官守令踏驗有過中之弊故分遣敬差官欲其便於民也後在己亥歲大熟敬差官損實太輕今聞京畿之民皆厭其敬差官是則古之敬差官爲便於民也今之敬差官爲害於民也

今年損實姑不遣敬差官何如其令議諸政府政府以爲當遣 上又
議于承政院承政院以爲勿遣便命停敬差官以首領官爲之○辛丑
議政府申今年農事不實各浦船軍限庚午年秋成分四番相適又侍
衛牌船軍春秋習射習陳亦限明年秋成停罷從之○壬寅 世子謂
承政院曰予前日請 上還宮未蒙俞允卿等亦請之承旨等再三請
還不允○癸卯議政府啓今年農事不實若不分遣敬差官而委諸首
領官則以務煩一身安能及期周遍一道乎不得已付諸差使負差使
負不顧大體徒以年歉爲名踏驗過輕則官無儲積將何以賑飢莫若
分遣敬差踏驗之得中也從之○司憲府啓今傳旨守令貪墨虐民二
事外毋得風聞舉劾臣等以爲前此不用楮貨者許令風聞推劾然亦
在貪墨虐民之外今不得推不特此也守令或有怠於公事而崇飲者
或奸官婢者如此之類有所妨碍六典本條云不法虐民今傳旨內亦
以不法載之則庶幾便益 上曰若等不知遠慮而言之也雖曰六典
所載初非 祖宗本意且無名狀已有明禁若事皆得風聞推劾則是
何異於無名狀乎貪墨虐民二事尚欲廢之予極慮之猶存兩條耳○
甲辰都承旨李思哲等啓知中樞院事李歲年七十四歲居母喪今又

得痢疾幾至滅性古者七十唯衰麻在身請賜肉饌即賜酒肉勸之箴性精巧且有武略嘗爲顯德王后山陵都監提調潛放軍人收其直於家頗有不廉之譏○禮曹請明年科舉除講經試春塲上曰已與政府議定不可更改○傳旨承政院奉保夫人李氏喪葬所需之物及棺槨造墓軍人磨勘以給○乙巳召左叅贊鄭峯曰永膺大君第皆以爲過制予欲以豐壤離宮賜永膺以此家賜王世孫何如峯曰此第與諸大君第無異不爲過制請速修繕以賜永膺乃召政府大臣歷問之皆對如峯言上從之先是集賢殿及軍資判官曹彙以大君第宅窮極壯麗爲言上大怒謂政府曰永膺之家與諸子之家無異集賢殿以謂踰制予欲稱爲離宮使後世人君老母居之不復賜永膺卿等其知之至是又問之政府皆心知其過制以上怒未已故逢迎以對○賜祭于知敦寧府事趙賚其文曰惟卿勲賢之胄淳毅之質早登虎榜遍揚華秩屢佩魚符所至有績遇知昭考眷注架切逮予承緒倚賴益篤兩觀天庭再鎮戎幕諸曹叅判三道黜陟嘉乃賢勞擢置樞軸及判京兆剖決不忒尋改敦寧兄宜舊德頃因嬰疾乃乞骸骨勉從卿意今就閑適擬享遐齡胡遽永訣聞計以來良用傷惻爰遣禮官伴奠一

酌靈其不昧庶幾歆格○丙午還御景福宮議政府使舍人問安仍啓曰
如此暹熱還宮臣等喜賀罔極 上曰近予及東宮諸大君俱不安宜
寺二人得熱病不可留也故不得已還宮祇取人譏議耳○議政府啓
臣等遍觀永膺大君第制度狹小工役垂成今不畢修恐將傾側且此
第非特爲大君之宅將以備移御之所臣等前日請停營繕非謂比也
第亟畢其役 上謂承政院曰今年旱甚避居小室予心便焉今因未
安還宮大臣言亟成永膺之第以備移御此言誠是然旣停公私營繕
不可復起工役但因已輸木石役四十人不煩畢功○議政府據戶曹
呈申今年忠清道失農明年種子不敷請以軍資陳穀五萬石換給從
之○丁未領議政黃喜右贊成金宗瑞等啓川防堤堰王政之急務肆
我 太宗朝以李愬禹希烈掌之今則無專主者而委諸監司監司事
煩未暇垂治請擇堂上官一人使主其事若曰堂上官必欲帶行從事
官則省其煩弊或以三品以上朝官擇可者任之爲便 上曰 太宗
每重此事予嘗知之凡辦事莫若大臣然卒徒煩多必有弊矣恐未以
行政府共議或通政堂上或三品朝官擇其可者以啓事竟不行○憲
府閣都節制使崔淑孫居父憂在廬次私倡妓効之 上議于政府政

府以事涉風聞啓而寢之○八月戊申朔通事李裕德自遼東先馳報云臣謁都司王大人言西有聲息甚急外郎謝本曰今七月二十日達達也先兵馬夜入長城廣寧搃兵官不知賊入出校場散銀於軍士也先兵馬直來搃兵官與軍士奔入城內閉門自守也先兵馬圍城三重虜軍卒一千馬八千匹又自廣寧至遼東站路人馬奪掠殆盡先騎至遼東西門臣亦狼狽出來是日夜二鼓報至即召政府兵曹都鎮撫議兩界限備之事○已酉左議政河演等啓宜急遣通事于遼東偵察事變又別遣大將于兩界使得布置戒邊將嚴警備又使野人之親信者遠探聲息有武才者在外則召之居喪者起復罷職者舉用停今年行城之役以休士卒 上曰善即遣通事金自安康文寶于遼東又下書于兩界觀察節制使戒飭邊備召還都體察使皇甫仁放行城軍驛召前知中樞院事李澄石前都節制使李澄玉于梁山起復朴以寧及河漢 上又曰平安道監司韓確既兼都節制使別遣裨將爲之佐乎遣大將使專制乎使確專任監司而別遣節制使乎專任節制而別遣監司乎咸吉道亦遣將乎演及左贊成朴從愚都鎮撫李堅基金何啓別遣觀察贊以確仍爲節制使都鎮撫鄭孝全右贊成金宗瑞左叅贊鄭

宋右叅贊鄭甲孫兵曹判書閔仲叅判朴仲林曰別遣節制使以確仍
爲觀察使演等僉曰咸吉道既有節制使不必別遣他將黃州要衝之
地慎簡牧使須兼節制使平安守令無武才者亦當改之 上曰然但
平安觀察節制之議不更加商確僉曰宜遣一大臣爲節制使
上曰誰可者演等遂舉宗瑞從愚澄王且啓曰自古聲息非一而莫重
於此時須使有智略善處變者遣之 上以宗瑞爲平安道都節制使
又以從愚爲咸吉道都體察使 上曰設有大變豈只用兩界之兵下
三道亦當徵發預先點閱宗瑞曰臣年老才劣然敢不體 上意而盡
心力乎仍啓曰下三道點兵臣昔建白其時以臣之言下政府議之預
點三道雜色軍如有事變守令親率以赴已立法矣 上曰宜令兵曹
加定諸道軍額仍教曰大抵力有餘則辦事甚易去年亦有也先聲息
而軍國之事極盡布置聲息遂寢厥後布置之事半塗而廢予雖有欲
行之事卿等力言不可予不敢強爲國之大事莫此若也自今以後願
與卿等毋忘今日之意使無遺策以待事變可也去年之事如不中廢
則今日防禦之事願不易歟以今日觀之去年中廢之事亦可鑑矣命
刻日促從愚宗瑞之行引見于內殿各賜弓矢及劍以工曹叅議南佑

良爲咸吉道都鎮撫以文臣元孝然李永瑞屬馬吏曹參議朴董爲平
安道都鎮撫以文臣李全粹具致寬屬之仍選京軍驍勇之士咸吉道
二十平安道四十以赴之時東西兩界困於菜城士馬勞憊平安尤
甚猝有聲息朝議恐賊闖入無如之何諸道兵亦不過十數萬議加軍
額馳諸道刻期簽發中外騷然澄王父前中樞全生年九十八聞二子
被召置酒前二子而飲之曰予年近百歲位入樞府身享二宰樞榮養
國家以爾等爲有用同時徵召願努力王事勿以予老爲念予入事已
盡死復何恨執盞起舞而歌聞者壯其志而嘉李氏有子也○議政府
據兵曹呈啓京畿各色軍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七今加定二千二百四十
忠清道二萬二百九十五今加定四千五十全羅道三萬五千六百三
十今加七千一百二十慶尚道四萬三千三百二十七今加八千六百
六十江原道六千五百七十六今加一千一百三十黃海道一萬四千
六百五十九今加二千八百三十上項加定軍各官守令以成衆官吏
典去官者品官子孫婿弟姪及各年武科姓名記錄者甲士取才不入
格者年壯才疎校生徒鄉吏醫律學等一應不付軍籍者爲先抄定公
私賤富實者亦并推刷整齋待變如有不用心抄刷者分其情狀輕重

重者依軍法施行從之○庚戌朴從愚金宗瑞發行賜宴于議政府又遣都承旨李思哲餞從愚于普濟院同副旨承金院之餞宗瑞于慕華館○傳旨議政府也先兵侵擾遼東而都司尚在則我國使臣縱不能達于京師當入都司俾朝廷知我意也若也先殺掠都司官吏而還歸本土站路盡空則使臣不可累日裹糧以行然臣事既久不可一朝忍焉不朝昔宋南遷高麗事之不廢其禮况在今日乎在我之道雖死必朝而路梗若此將如之何聞有水路自義州可逕京師今宗瑞之行宜訪義州父老若漫散軍入境何以待之僉曰雖路梗二三次使臣死亡不可不朝漫散軍不可使入境又不可侵害但當堅壁不納○上然之○議政府據禮曹呈申中外各衙門印信體制去癸亥年並皆受教改定而各驛丞渡丞兩界土官都府司及州府郡縣司印信不并詳定在前鑄給印信體制不中長廣分寸依京中參外衙門例臨時加減書寫實爲未便自今驛丞渡丞都府司印長一寸八分廣一寸三分留守府牧大都護府司印長一寸七分廣一寸二分都護府郡司印長一寸六分廣一寸一分縣司印長一寸五分廣一寸站司印長一寸四分廣九分並依前例以半印鑄給從之○辛亥教曰三年之喪人子所當盡也

是以古之聖人定爲喪制既殯食粥齋衰疏食期而小祥食菜果再期而大祥食醯醬又慮老者之衰也今年七十者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寢於內夫事親之心無間老少聖人非不知之然所以略其居喪之節者特疑死而全其已盡之期也自今七十遭喪者可依定制飲酒食肉如有不忍食飲者其卑幼將此書示而侑之於戲孝子之情雖曰至矣聖人之制豈可違哉惟爾禮曹體予至懷曉諭中外○一岐州上松浦鹽津留源聞遣人來獻土物賜白細縣布黑細麻布白細苧布各三匹米豆三十石○初忠順衛李宗敬宋哥等捕強盜金三狀告刑曹以邀賞職尹繼興李永信金汝礪本不與捕盜者宗敬等并僞署其名於狀繼興刑曹判書李承孫女婿永信其姪也汝礪同副承旨金院之女婿也正郎金承珪又以妹婿尹泳請屬令署名移關兵曹已授職司諫院與覈以聞下義禁府推之當該佐郎朴恭順累加拷問時承珪從都體察使皇甫仁在咸吉道義禁府遣吏執之未至適其父宗瑞出鎮平安上特釋承珪從父經歸平安赴防恭順竟罷職繼興等皆付處于外宗敬哥等以事在赦前免○壬子上謂承政院曰念佛香徒聞之以今憲府據何法以推乎仍召持平金自行詰之自行曰攝六十朱儉同等於閭閻間大作佛堂塗金造佛至於

燈籠鐙鼓無所不備念經作法故臣等欲鞠而罪之 上曰金銀雖是禁物然造佛用金非止斯人豈獨以此爲犯禁而罪之乎即放遣○刑曹申定州囚強盜李莫只依律斬從之○癸丑司憲府啓昨命勿問朱儉同等雖不加罪請毀佛堂其佛像鐙鼓燈籠等物悉送兩宗不允○以郭憚爲中樞院副使辛處康兵曹參議趙憐魚知敦寧府事安崇直魚知中樞院事金有讓慶尚道右道節制使河漢黃海道都節制使兼判黃州牧事朴以寧判寧邊都護府事崔淑孫判昌城都護府事○甲寅朴以寧上書曰起復臣判寧邊府事臣聞命不勝殞越臣本無才不合器使謬蒙 聖上知待之優官高任重寵眷過厚誓至粉糜圖報萬一不幸年前臣父見背方在衰經之中竊自惟念臣旣委身國家不暇顧吾私親驅馳南北甘旨不供子職闕如今則已矣終天之恨不可忍言歲月如流甚於隙駒雖得終聖人之制猶爲未足况遽離草土以從外事乎軍國重事雖不敢避然臣非有緩急適用之才徒爲聖朝孝理之累耳此臣所以聞命涕泣不能自已者也伏望諒臣危懇以收成命不允○乙卯司憲府啓朱儉同事臣等更思之意猶未愜考之律文罪至於死六典亦有用金造佛之禁令宜推問情狀明正其罪使其人知罪而後以特恩宥之則人知法之不可犯而

後日之弊庶可除矣。上曰念佛香徒其來久矣前此未聞有非之者。今當人君初建佛堂之後有司始舉而勅之予不知其意也都承旨李思拓等啓耆老宰樞詣寺念佛臣等所嘗見也念佛香徒即今處處有之憲府所推特去其太甚者耳。上謂憲府曰若等雖以用金造佛爲言然香徒之人共聚念佛其可無佛像乎更啓曰乞須毀其佛堂收其雜物以除後日無窮之弊。上曰京城之內多有尼房亦不毀去佛堂非寺社之例也何可毀邪。丙辰司憲府啓朱儉同等所造金佛若還給則未流之弊不可禁也金銀非我國所產禁令甚嚴若使中朝使臣聞之則尤不可也。上曰使臣所見儀仗皆用金銀至於女妓服飾亦用金銀不以爲嫌豈於此事始知我國用金銀乎其以佛像速還本主是後街巷小民群聚誦經錚鼓之聲喧闐晝夜無復有禁焉。丁巳判寧邊府事朴以寧辭命都承旨李思拓勸肉仍教曰今旣使起復又令食肉彼必痛心然不可以素饌居軍門也。戊午議政府據兵曹呈今各道加定軍來十月內畢刷都目狀上送從之。己未世子代行朝夕別祭于文昭殿。○通事人金自安到遼東先遣人馳報云臣見東寧衛人朴鎮問聲息答云達達圍廣寧三日不拔解圍退屯於十里之地。

又東寧衛指揮高洪鎮旅順口子聞達達聲息即率所領軍馳入遼東
城守門者誤以為達達兵來顛倒閉門初達達來毀廣寧等處長牆四
十餘里守堦者走報監軍搃兵官等皆曰妄也杖其人而囚之再報亦
如之又至再三皆不信略不守備達達果突入擄人畜不可勝計達達
執高麗及女真人則曰汝等本皆予種也使辮髮令効其衣冠若執漢
人皆割鼻耳東寧衛人曰我輩本是高麗人中國之亂如此欲投義州
但不識許入否 上召左議政河演左叅贊鄭萃右叅贊鄭甲孫兵曹
判書閔仲叅判朴仲林都鎮撫金何謂曰也先軍馬未及遼東不逼於
我境大抵武備雖不可不嚴兩界南道軍馬徵聚及各道加定雜色軍
丁必有民間搔擾之弊平安則已知此意而布置矣咸吉道亦當以比
下諭且下三道京畿加定軍簽發時亦毋令騷擾卿等共議以啓演等
僉曰今當秋收秋耕民務方殷聲息又歇 上教允當遂下諭書于咸
吉道都體察使觀察使節制使曰凡于武備之事雖不可少有緩弛或
使民間騷擾或使輕易動衆皆非所以休民養兵之道也其軍士徵聚
及一應擾民之事慎勿輕舉以致先自疲弊○壬戌世子行秋夕別祭
于 輝德殿○義禁府副鎮撫姜孟卿還自全羅道啓新監司據司憲

府關令驛丞徐九成行道內禁新創齋庵九成至綾城取鄉校生梁淮等
供招曰如有新創不告則受罪不辭淮等素憤縣多齋庵乃告縣令崔湫
請燒毀許之淮與梁昌文石綱成三德裴致文金孝宗梁洧張又新楊興
訖等遂燒齊庵十一所皆非新創者湫及淮等罪犯匪輕已令分四州縣
上曰與初所聞不同予初聞之以為建佛堂以後儒生橫逆燒毀齋庵今
知監司據憲府關為之事有根因此異於所聞也新創寺社之禁雖載元
典行之六十餘年未聞毀寺者今予建佛堂而監司守令佯為守法至
使故燒何哉且念佛香徒予年十歲前已聞之而未聞禁止者也近日承
政院亦云古有耆老念佛之事昔太宗召政府議事政丞成石璘以念
佛詣寺獨不與念佛香徒其來久矣今憲府不能毀予佛堂佯為守法
亦欲毀小民佛堂憲司之振綱豈滿於人望乎承政院與姜孟卿共知此意
往諭義禁府照律以啓於是照以故燒人房屋律湫及淮等九人並皆斬
命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癸亥世子受朝參○吏曹判書鄭麟趾集
賢殿副提學鄭昌孫啓今聞各道抄加定軍每戶令備騎卜衣甲期限甚
迫貧民盡賣田宅極為騷擾昔大王事狄人鄭國兩事齊楚今也先兵
勢甚盛窺伺中原其志不小我國兵勢不能相敵况此編戶軍丁率皆殘

劣何能爲哉且也先志在中國必不分兵懸軍遠來侵我邊鄙觀也先志慮雄深舉事持重若米侵我是更生一敵也必不爲此請寬期限以舒民生上曰我國人心專務姑息至如政府大臣皆以講武大閱焰燒銃筒九千軍事弊及於民不肯預備予以武備軍國重事雖有小弊固不可廢也當無事之時固宜預備今因中國聲息欲抄民丁以實軍兵然不知民間騷擾至於如此予將議諸大臣○徐盛代母上言獨子盛代乞依存留養親之法以貸其死命減一等義禁府啓按律存留養親條若犯徒流者只杖一百餘罪收贖請依律文施行從之○乙丑世子觀稼于西郊○通事姜文寶還自遼東啓曰臣見鎮撫王璜問之答曰廣寧遼東間站路皆爲達達所掠殺虜人畜數萬時未知達達去處指揮兵良會入達達地面被留密使人奏秋初達達將犯中國七月十七日 皇帝領兵八萬親征出居庸關行至長安嶺都督楊弘三父子伏兵山間擊賊擒殺四萬餘級但傳聞此事而時未有文移可考遼東等處晏然無事召政府兵曹都鎮撫曰今聞各道抄加定軍以致騷擾至於土田農牛等物並皆放賣破蕩家產疲弊莫甚且今聲息稍緩安可使吾民先自疲弊以困其生乎卿等商議使民不至於騷擾兵不至於廢弛以適時宜且鑄銃筒煮焰焯點軍容

閱兵船訓練軍士修治軍器等事實我國之先務也今以姑息之計或因年歉全不舉行殊無謂也卿等酌其便宜擬議以聞河濱等作事自以啓一今諸道各色軍各於元額加五分之一其抄定節目備嘗受教行移今各道或以京軍士及從仕人本家率居人與奴子盡數抄定或不考軍籍付不付徒以所耕之數抄定或一家內勿論正奉足徒以入丁數加抄定騷擾莫甚以前行移軍案付不付隱漏餘丁及書負日守鄉吏戶內漏挾人為先窮極推刷無遺抄定一兵曹受教行移已令馬兵可當者則屬之馬兵步兵可當者則屬之步兵今各道並令督備馬匹或賣未刈田地或賣農牛先自疲弊甚為不可其可備馬匹者以為馬兵其不能備者以為步兵一加定軍兵器勿論馬步並令督備弊亦不少甲冑外步兵則除弓箭只備槍劍騎兵則除片箭只備弓與長箭其步兵自願賣弓箭者聽一加定軍但抄定預備而已無有行軍之事亦令督備糧料兩具等物不無騷擾之弊姑停督備一加定軍非他軍士之比若有事變不得大舉乃使守令領赴除差使負只以其官守令磨鍊不使民間騷擾徐徐點考限十二月畢刷都目狀上送從之 上又謂政府曰昔太宗文皇帝屢征北方我太宗又寡人皆遣使欽問

今皇帝親征欽問起居使理宜當遣僉曰時未聞的實聲息今姑停之爲便○黃海道都節制使河漢辭命令就第待命傳旨議政府曰聞中國的實聲息然後遣河漢何如政府啓當時聲息雖不緊急廣寧之圍不是虛言凡事莫若預備赴任爲便從之○諭平安咸吉道都節制使前此入寇中國者率皆海西等處三衛達子非深處達達也今深處達達招聚諸種野人侵犯中國非是鼠竊之比亦我國之所深慮也邊務布置固當周備然未聞的實聲息先自騷擾固不可也謂無警急緩其軍務亦不可也卿宜酌量使兵不緩弛民不疲弊○丙寅命都承旨李思哲議于政府曰欽問起居使不可不遣也自古我國當中國危亂之時雖至播遷不事新主而事舊主我國之誠於此益著至今傳言若今果皇帝親征道路雖梗要須遣使得達我國之誠可也宜速探候的實聲息僉曰上教允當即遣通事金辛李從行于遼東○濟州牧使李鳴謙辭上傳教曰爾近侍已久且以儒臣兼武才予乃嘉之濟州重地也今聞馬匹多死且貢馬體甚矮少前此爲牧使者不以爲意爾其盡心布置如有所啓之事須即啓達○對馬州宗貞盛遣僧道閔獻環刀及猿仍請大藏經及白犬白鷓道閔曰本道往年爲貴國捕送

賊倭八幡神山居人二名與焉以此山神爲崇島主女子及諸倭妻子或顛狂或病死欲得截經納神堂以除災障又因旱年穀不登須給米穀以賑饑因言曰年前那間亘可沙還云朝鮮待我等不如舊於是議絕信使不與相通島主曰大國素厚我不可遽絕且請經大事故使我來我行關係如扇之樞樞者一解扇非扇矣今後使之來不來在我一行儻有變則賊倭之親戚必先倡矣下禮曹同政府議之左議政河演禮曹判書許詡以爲已有舊例其請宜當許之左叅贊鄭恭右叅贊鄭甲孫以爲責其無禮之辭不見其請上曰自古帝王雖大事尚且含容況此小事乎從演等議○丁卯領中樞院事李順蒙卒順蒙永陽君膺之子風姿魁偉以蔭補官擢武舉累遷抵制從征對馬島諸將皆敗績獨全軍而還又北伐野人頗有勞績武藝不踰於人所至立功時人謂之福將又同父弟妹早失怙恃撫育甚篤及長爲備資粧昏嫁若遇貧乏則賑與優厚有同己子時人多之然爲人貪暴荒淫外若在直內實狡黠贖貨無厭貲累鉅萬於京畿慶尚道廣占田園糶穀取息負債者少有稍緩盡奪家產業蕩然守主奴僕若斗升虧欠嚴加酷刑或至剝耳專事聚斂所在劫奪又交結權貴曲意媚事朝士稍有名望者

折節下之厚相贈遺小忤意輒還收之嘗提調軍器監私用官物略無疑忌使工匠如奴隸每有新除監司守令者亦厚贈之其後報遺十倍奪人奴婢妻妾田產不可勝紀永膺大君琰 上愛子也知 上鍾愛適琰避病于其家因緣稱爲收養每遇琰生日贈遺金銀珍寶無筭至以黃金作小車及牛媚之以固寵於 上上亦待之厚致位極品常賜特厚御厨珍羞賜遺絡繹又以紬絹繡布贈宦豎內人固結其心由是左右爭譽寵眷益隆群臣無比雖有罪責由蒙恩宥益倨傲無忌憚嘗以事蹴殺妾女多畜姬妾至十餘人其妻死聞進士李檜妻權氏新寡有姿色欲娶之權初不從權母家嘗貸順蒙粟順蒙徵納甚急其家不勝苦從而誘之且脅曰權母亦寡如不從吾當啓子 上娶其母也於是權家許之時權率兒子在夫家既與順蒙約權逃還其家兒號呼索毋聞者爲之垂涕娶後數日設宴順蒙於衆中舉饌物謂權曰如愛我當食此物權即受食之滿座掩袂其淫縱類此及卒駮朝賻贈有加盜威褻猛以剛果威甲冑有勞襄無子有妓妾子曰石拔淫縱如其父嘗蒸其父愛妾醜聲流播○刑曹申鍾城囚強盜郭興信依律斬從之○己巳左承旨趙瑞安申慶尚道河東人鄭孝禮供招父陽阜以財產奴婢給孝

智孝禮不給孝仁孝義以此素不睦一日里人朴准德以孝義爲盜賊
互相鬪詰父怒孝義不肖使執之我追之掉其髮孝智從旁射殺故不
禁止孝智供招父以一時之怒遽命射殺以宿嫌樂從父偶爾之言再
射虛恟處植木懸之以環刀擊其首又恐其復生乃更擊之即令致死
世子引見瑞安親議之上謂都承旨李思哲及瑞安曰昔高麗之時
外方死罪一按廉獨斷我太祖始令取旨裁決此良法也然稽滯不決
或至三四年今孝智之事關係綱常尤當速治也文案到政院已六月
矣至今不啓何子計輕重先後之分乎甚爲不可其決訟日限稽諸本
典以聞思哲等稽顙謝罪又命刑曹未決獄訟具錄年月以啓○上謂
議政府曰李順蒙平生所行狂妄甚多然東征北伐頗有勞効永膺少
時得病屢往其家及其出閣順蒙贈金銀及絲布數百匹予命只收金
銀不納絲布今死時又贈金銀土田藏獲若干予又命不收然若無傳
旨而却之則順蒙子女必相讓矣其不受事由傳旨何如旨予爲大君
時義安大君贈予以楮子島田莊太宗命不納其後義安子女以相
讓今順蒙子女亦恐如是也其議以聞僉曰今順蒙所贈命已不受
上教甚當旣以不受何必更下傳旨乎○庚午刑曹申強盜寧邊囚文

致等二人定州囚申孝宗等四人龍岡囚韓毛知等十三人平壤囚介未致等六人依律斬從之○傳旨刑曹慶尚道星州囚日守金甫山驛子亡乃等保放初倭洒未仇羅在尚州客館稍解我國語甫山等常給事於前會都節制使入州集軍士迎迓且有吹角聲倭驚駭問之甫山等戲曰欲捕汝也倭信之乃逃行乞村落間羸悴幾死乃得之甫山等以此囚繫累年至是乃得放○辛未世子引見趙瑞安宣上旨曰鄭孝智殺兄之事人倫大變雖承父命而往殺罪當絞若其父因怒揚言而實不欲殺遽往殺之則當斬非父命而擅殺則當凌遲如何而可瑞安曰其父初雖不命殺而一子既已死矣必不欲又殺二子也雖更推問必以命殺答之且於文案聽父命往殺之辭非一但其父執朴准德看曰以汝之故吾家有事矣以此觀之則其父元無殺子之心矣即命義禁府更鞠之○以李澄石為中樞院使李澄玉知中樞院事澄玉有武藝鎮兩界二十餘年野人畏服○刑曹申長興府囚強盜無里松等十八人依律斬從之○一歧州呼子源高遣人來獻土宜賜米豆各十五石○司憲府咨刑曹判書李承孫同副承旨金侁之女婿等於捕盜狀竊記其名濫受賞職承孫等以家長豈不知情請并劾之不允侁之

請避嫌亦不允○壬申刑曹判書李承孫上書辭職曰臣性本昏迷不宜刑官之長又不能齊家女壻與姪俱犯詐僞之罪至有臺評無所逃罪覷面就職心實有愧乞罷臣職不允承孫容儀恭美聰敏善裁決不忤物情爲 上所委任由都承旨遷吏曹參判多受賂遺濫授人爵又交通商賈以致家富及爲刑曹亦有獄貨之譏○議政府啓今黃海道節制使兼判黃州觀察使兼判海州然黃州地狹軍士衆多必不能容自今依舊例以節制使兼海州以觀察使兼黃州從之○召集賢殿副提學鄭昌孫曰群臣除授嘗用朝廷所賜印章厥後改用本國所鑄其後大臣獻議以爲以本國所鑄用之倭野人除授未便予從其議群臣除拜復用朝廷所賜印近者堂上官以上予皆除授三品以下世子除授予更思之世子印章以王世子之印爲文則不宜用於向化人官教若朝廷見之則尤不可也乃欲鑄通行印用於官教及觀察使教書其印欲以除授之印爲文然語勢不順且不可通用於教書欲以施令之印爲文然爲皇太子令旨用令字似有嫌焉然親王亦用之無乃無嫌乎與承政院共議以聞昌孫曰若稱令旨則實有嫌於僭矣若只稱令字則有何嫌哉古書有軍令誦令本國常行文字亦有禁令教令等語則施

令之印略無嫌於皇太子令旨之文以施令之印爲文通用於教書官
教爲便命議于政府政府皆以新鑄印文爲不可請仍舊竟鑄施令之
印○議政府據戶曹呈申今年旱氣太甚京外國庫所儲不多賑民爲
難又北有聲息糧餉不可不備請量減各處冗費從之○癸酉世子受
朝參○刑曹申萬頃囚良女保全與奸夫青石謀殺本夫依律陵遲青
石斬從之○甲戌遣慶昌府尹鄭除如京師賀聖節○左議政河演上
書曰臣謹按詩傳曰古者成役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
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仲春至春暮遣次成者每秋與冬
以兩蕃成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是則自三代至于宋朝屯兵境
上固無時而忘備我國家三面濱海島倭密邇然下道人物阜盛水有
戰艦陸置營鎮無慮也至於兩界則賊藪連陸乘機竊發禍在朝夕
然咸吉道地膏可耕傍海採產兵食俱足俗性好武若平安道則土瘠
民貧俗又孱劣每年迎送軍之役猶不堪苦加之防戍之所如蜂房蟻
穴軍額不敷近來元居人及各年入居人流亡者一萬三千四百四十
餘名其流亡而不知者有幾人乎士卒人民之虛弱無如此道况自滿
住等搆隙以來雖未肆豺狼之毒其窺伺之心未嘗忘懷今聞滿住連

結海西野人三衛達子侵犯中國身雖不行遙遣手下人同濟其役彼若爲中國所責又被也先之威逼或干請大黨謀欲報復則連兵作變未可知也而疲弊士卒將何以應之此臣所以夙夜反覆思慮而未得其良策也考之軍籍各道侍衛牌元數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八人右侍衛牌及新加定雜色軍與京居閑散子弟內壯勇富實者四千分爲四番依唐時置軍於邊而作城曰仗義曰禦侮稱號之制命賜軍號六品以下各給通兒授以散官職至五品授實職定數除授若有才智出衆堪爲將帥者萬戶守令隨宜差任以至三四品何惜官爵其立番之期四朔相適則或一歲一度或間歲一度來往立番不甚煩數糧餉亦但四朔之備不難私轉三軍都鎮撫或鎮撫中職秩三品有威望智略者領率擇安州以北應敵要衝牧獵營田可當閑曠之地結造軍營常川鍊習又於春夏江水漲溢無賊變可疑之時則依趙充國遠詔成屯田之利諸葛亮屯田渭南使士卒雜耕郭子儀躬耕百畝軍士不勸而耕張公謹屯代郡而耕等故事僕從奉足人限不多日輪抄役使耕耘以補軍需脫有邊事變之報不徵南道軍卒隨即往救何必煩朝中將士之往來夫如是則平安道疲弊之民庶可蘇息矣且各道侍衛軍雖

終身軍役本無受職之路各品遞兒職而終受五品或有異才旋善擢用則孰懷戍禦之怨反爲立身榮顯之階臣之獻策匪今伊始歷代遠戍於邊之法豈無怨咨當時作詩之情可見矣然且不廢者皆所以不得已焉而不敢忘備之意也其撫恤軍士之義則益優於古庶爲便益臣於丁卯年秋獻陳如此之策下本府及六曹群議不符未蒙賜允今更思之平安道自也先出兵之後聲息不絕乃求廣寧北方雜種隨而烏合此後變急不可一日而忘備今遣將士謂之無變而還來則一道如空追其冰令或有如廣寧之變國家大變何可勝言謂之不可忘備而以留則非獨虛竭難支必將有翱翔河上之譏兵勢漸衰處之爲難臣意以爲無他良策莫若遵古之制置軍於邊而素備之爲愈也伏望許臣一得之愚採擇施行其軍數多寡受職高下適期以近亦望裁自聖心命議政府六曹擬議以聞竟不行○上謂議政府曰允死罪啓聞裁決有司不得擅行此誠祖宗美法也然以事事啓聞故滯獄頗多間有可矜之人亦累年受其苦而莫之恤者又欲督之恐官吏欲速而致誤任其責者可自推移進退使不至於滯獄可也今金甫山與倭戲以致逃亡觀其所戲未見有謀叛之心也亦未有因而成讐於彼人也

其情亦非曖昧難明之事而拷訊乃至十九次留滯亦至於四年予甚非之欲令攸司鞫刑曹官吏如何河演鄭棻曰刑曹與監司俱有罪然曾經赦宥鄭甲孫曰刑曹之事頗多留滯非獨此也且今年之赦赦其已發覺者此事雖在赦前發覺乃在赦後臣未敢指以爲經赦也遂下義禁府鞫之當該郎廳首領官差使負並贖答其餘勿論○中樞院使金孟誠卒孟誠難林君綢之子性端慤初以蔭補官遍歷中外處事精詳雖無異能以勤幹稱至是卒年七十六謚僖敬小心畏忌僖夙興恭事敬無子○乙亥司憲府請劾刑曹堂上及正郎金承珪上召執義朴仲孫曰爲憲府者有懷必達乃其職也知而不言豈其然乎若等之意美矣予已知之然其時金贊弋往鎮平安予意以爲大臣任大事出外兩不可推劾其子故陞辭之日謂之曰承珪之罪置而勿推使隨赴防仍諭承珪以赦宥之意若等豈不聞之乎予之言者亦以聲息緊急故也聲息緊急則宥而勿推至於聲息稍歇還使推之此雖鄙野庸人亦且不爲豈人君所當爲耶予雖欲推若等固當諍之曰人君以信爲貴不可如是也且刑曹堂上則若等以爲李宗敬等補盜狀頭稱十六人狀後二十人署名不詳察而行移有督姪相避之例不即避嫌至

其罪名已成然後避嫌亦爲未便然予以爲堂上官固非常人之例况禮有刑不上大夫之文今中朝之制三品以上爲貴臣我國以堂上官以上爲貴臣且律有議貴之條然則待大臣其可以小事一一推之乎古昔帝王之時父子不相連坐至於時王之制唯謀叛大逆父子連坐其他固無連坐之律今此事非謀叛之類乃其子婿欲受官爵以致差錯豈可先有嘵嘵盡言子婿所犯不之掩乎父子之間以容隱爲是而不相容隱者爲非也豈以子婿之故乃坐其家長乎予之施特恩或因宦官官妾或因諸子之請則若等以爲非而來請宜矣此皆大臣之子子何私焉使周僚備知予意仲孫曰朝士或有無故作散者雖使承珪罷職有合於勿推之旨而不爲失信刑曹堂上及金院之等知子婿所犯而推劾之時不盡言之有違大臣之體請左迂耳上曰爾何汲汲如是當退而言同僚商議爲之○丙子刑曹申陰竹囚今音都致三犯竊盜依律絞從之○九月戊寅朔世子受朝祭○己卯通事金辛馳報臣八月十七日到青石嶺見遼東指揮王武賚勅書出來武曰越江第五日欲入王京不言勅旨辭因且曰皇帝七月十七日親御六軍出居庸關至大同城達達敗走帝亦不窮追八月十八日回駕召左議政河

漢右議政皇甫仁左參贊鄭采右參贊鄭甲孫禮曹判書許訥曰予以風疾未得親迎勅書使世子代行預諭此意于天使即遣遠接使漢城府尹金何于義州又遣宣慰使中樞院副使安進于安州兵曹參判朴仲林于平壤同知中樞院使楊淳于黃州刑曹參判趙克寬于開城府又曰 皇帝親征已聞於天使豈虛語哉欽問起居使固當遣也其亟擇人僉舉大司憲趙遂良從之 上又曰代行迎勅儀注世子入殿內代受勅書乎無受勅之禮乎古有代受之事今世子代受如何河演曰代受爲便仁等曰雖有故事不須代受 上從演議 上曰世子儀仗今作大儀仗其行路及殿庭館庭何僉曰儀仗於路上左右分行東宮不由中道行殿庭則雖至尊儀仗不得入止于勤政門外到大平館入庭分立左右爲便 上曰可又曰昔予服四瓜龍衣後聞中朝親王服五瓜龍予亦服之以待天使其後 帝賜五瓜龍服今令世子服四瓜龍則於我無嫌於朝廷法制亦無妨焉僉曰允當從之 上又曰三年之喪我國未曾行焉後皆行之而李摠獻議軍士若行三年喪則可任用者少予以爲非遂令盡行三年喪此固美法也然今中國事變緊急姑令軍士短喪若有可用者雖在三年之內令兵曹得自叙用待事變寢息更依舊施

行何如僉曰軍士喪制已載六典不可更立他法 上曰然又曰予觀古事非不多也古之賢哲雖年少決定大事如鄧禹知光武而附之遂成大業唐太宗亦能舉大事終得天下以我國之事言之李叔蕃亦在年少輔我 太宗克成大功是皆智略絕人而能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者也予今年歲不爲少也所見不爲寡也果斷事機不及古人以是爲愧昔在東晉盧循叛特南方一小賊耳孟昶懼其不勝欲奉其主避之劉裕曰不如不避而固守也孟昶不信欲死之劉裕曰待戰敗死未晚也昶不聽而死後裕遂克之謝安當苻堅大舉之時對賓圍碁舉止自若且出遊野外晉人賴以安靜兵孫皓輕蔑敵國不以爲意敵兵入城已執其君然後國人乃知高麗恭愍之時紅軍闌入有報賊變者而賊隨至遂陷京城恭愍僅以身免由是觀之孟昶失於過畏者也謝安得於不畏者也孫皓恭愍失於不畏者也今初聞廣寧聲息人皆騷動而於予心一則以懼一則以爲不足畏也古人當大事必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臨事而懼謂不可無畏也好謀而成謂不可徒畏也故今不可過畏而騷擾亦不可無畏而忘備當量其二者之間適中以處之卿等知此意布置○刑曹申強盜平壤囚韓萬松等二十五人泰

仁因黃升達等二人依律斬從之○辰庚 上謂承政院曰予嘗爲世子代行 宗廟祭各司一員隨從今東宮非他世子之比百官並稱臣今後有如代行 宗廟祭及使臣接見時令各司一員隨從以爲恒式遂下傳旨于禮曹○辛巳道間還對馬島禮曹參議李仁孫答書曰所獻禮物謹啓收訖茲將正布十八匹并足下所索藏經一部白犬白鶴各一隻特賜米豆各一百石就付回使惟照領○壬午召議政府曰皇帝出征則遣欽問起居使平定回駕則遣進賀使例也今聞車駕出征回還欽問進賀兩使一時並遣乎只遣進賀使乎僉曰只遣進賀使爲便以聲息未寢遂停之○平安道安州等處雷雨傷稼○諭都轉運使高得宗今年秋等漕轉本不布置但因北方聲息不得已爲之若近十月風高行船必難予深慮焉行船之後風惡則於時泊處下陸經冬可也不識何時發船乎時候未寒前可能及到乎商度以啓○癸未全羅道觀察使進青琅玕一枚○刑曹申典獄囚強盜豆乙麼之等七人依律斬從之有金山者年十六隨父爲盜減死杖一百流三千里○甲申命右議政皇甫仁兵曹判書閔仲左承旨趙瑞安迎使臣于碧蹄驛○議政府據禮曹呈申 王世子代行迎勅儀先期有司設帳殿于慕

華館西北南向立紅門於殿帳之北結綵設王世子幕次於帳殿之前隨地之宜設龍亭褥位於帳殿正中南面香亭在其南設司香二人位於香亭之左右設王世子祇迎位於帳殿之南近北東向設文武群官位於帳殿之南東西相對北上文東武西備金鼓儀仗鼓樂於慕華館前以候迎引又於城內街巷景福宮門結彩設闕庭於勤政殿正中南向設勅書案于闕庭之南設香案於其前設司香二人位於香案之左右設使臣立位於勅案之東北西向設王世子受勅位於香案之前設王世子拜位及群官拜位於殿庭近南文東武西中心為頭異位重行俱北向設司禮司贊引班位於群官拜位之北東西相向設協律郎位於月臺西東向設樂部於群官拜位之南其日王世子時服備儀仗文武群官時服出迎於慕華館勅書將至引班引群官先就祇迎位分立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就祇迎位勅書將至王世子及群官躬身迎使臣以勅書置龍亭中平身龍亭出上路司香二人挾侍香亭續上香龍亭南向小駐金鼓在前次群官乘馬行次王世子乘馬行次儀仗鼓樂次香亭次勅書龍亭次使臣行於龍亭之後迎至景福宮引班引群官由西門入殿庭東西各就拜位副知通禮引王世子由

西門入就拜位儀仗入陳如常儀使臣以勅書龍亭由中門入樂作

王世子及群臣皆回班躬身

過則平身北向

使臣升殿置勅書于案上樂止引

禮引使臣就立位司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王世子及

群臣鞠躬樂作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樂止司贊唱跪

王世子及

群臣皆跪司香二人進香案前一人奉香爐一人奉香合三上香訖各

置于案上退復位司贊唱俯伏興平身

王世子及群臣皆俯伏興平

身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由西階升

宮官二人隨之

詣香案前受勅位北向立

使臣稱有制通贊唱跪

王世子及群臣皆跪使臣奉勅書西向授

王世子

王世子受勅書授宮官通贊唱俯伏興平身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及群

臣鞠躬樂作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樂止通贊唱禮畢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及群

王世子出就次群臣以次出使臣還館

王世子詣館與使臣行頓首

再拜禮出次諸君次文武一品以下以次行禮從之○丙戌遼東指揮

王武來

王世子率百官迎勅于慕華館其勅曰自古胡虜畜狡黠之

心為西北之患然其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揆之古今皆未嘗有出斯理

者自我聖祖受天明命掃除胡元之亂而其醜類之遁居沙漠者或相

吞噬或相戕害凋弊之甚此雖天之降禍亦自作孽之不可追也今其
殘黨酋長有名脫脫不花及其屬也先者遊居漠北比歲遣使來朝貢
馬朝廷不鄙夷其黨特遣人給賞邇者比虜聽信姦謀逆天背恩侵犯
遼東等處邊境迤西邊將殺權醜類甚衆遼東亦追逐出境雖虜鼠竊
狗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闡脫脫不花等明說欲復來犯邊就率衆掠
王之境及侵劫女直人畜等辭且邊境軍民朝廷固所當保全王國密
邇東陞世爲禮義名藩與國休戚相同豈可漫不加恤蓋此虜深得
將取必與之機往往先以結和爲言或以勢力相脅未燭其姦者一與之
交則欺侮毒害甚於豺狼恐王不知其奸特遣勅諭王至日其嚴飭守
邊頭目人衆謹防比姦毋爲所欺貽害國中蓋不斬虺蛇終至害物不
除狼莠終害嘉穀虜寇既有侵犯之謀必須勦除以祛遠近之害已勅
遼東提督軍務都御史及提兵鎮守叅將等官整搦驍雄精銳將士一
二十萬及調度女直野人夷兵人馬數萬專候殺賊今念王世以忠義
相承洞明順逆之理王宜調集精兵十數萬令大頭目統領與遼東諸
將大兵約會夾擊務在撲滅此賊若此賊亡滅庶幾上順天道下合人
心非惟遼東之利亦王國之利朕嘉之忠義必大頒恩賚元國之頭目

有功者皆厚賞不吝王其爲國爲民以副朕懷其亮之其亮之故論
上以事關兵機秘不教世子設下馬宴于太平館諸大君及諸君行酒
王武起立至永膺大君謂譯者曰必 殿下所鍾愛也○丁亥命右承
旨李宜洽問安于太平館領議政黃喜亦問安武初以便服出望見喜
即還入具冠帶謂喜曰昔到貴國見大人意大人年已九旬今見容儀
似六十歲時也待之甚恭遂以大肉贈之曰是 殿下宴賜願與大人
共之後左議政河演至通事曰此亦首相武便服見之自如○王武進
彩段又進于東宮○世子設翼日宴于太平館武請妓以瓊花納之○
遣中官贈諸般別膳于王武間一二日送之元使臣之來例使諸道供
進贈遺民間之弊不可勝言○戊子世子受朝參○遣都承旨李思哲
贈襦衣一襲貂裘貂冠靴套等物于王武○己丑世子宴王武于太平館
上敬事朝廷元貢獻方物莫不親自檢察嘗曰人臣當以誠直事主不
可用權變是以事無纖毫悉遵法度朝廷亦稱其至誠武以遼東列校
奉勅而至待遇甚厚與朝官無異○庚寅宗親宴王武○議政府據吏
曹呈申成言道鏡城府人全慶等言本以下三道鄉吏永免鄉役入居
于此除授土官以供六房之任仕路開通皆懷感悅自節制使移營鍾

城以後稱戶長記官將校通引以使喚非特仕路廢塞雖至子孫未免鄉
役乞設土官適兒以安新徙之民然土官之職不可遽設後當更議姑
依富居縣例以知印主事稱弼以慰邊民之望從之○刑曹申典獄囚
吳尚德三犯竊盜依律絞從之○甲午世子饒王武于大平館遣都承
旨李思哲回贈黑麻布六十四匹別贈麻布二十四石燈盞二事滿花席
五張人參二十斤東宮亦遣詹事李畜回贈麻布五十四匹○都轉運使
高得宗啓米十萬石今九月初十日已載船待風今年節晚立冬在十
月十二日時候未寒前可以及到平安道○乙未刑曹申密陽囚檢龍
等二人三犯竊盜依律絞從之○丙申王武還世子饒于慕華館命右
議政皇甫仁禮曹判書許詡都承旨李思哲送于碧蹄驛又遣各處宣
慰使○遣漢城府尹金何如京謝勅諭仍奏請免徵兵其表曰帝德丕
冒庸篤懷綏膺訓誕敷采增感激佩銘曷已糜粉難酬伏念臣幸際昌
辰叩守荒服心惟謹於述職智未周於保邦何圖綸綍之音忽降雲霄
之上察醜類之奸狡開示丁寧慮遠人之踈虞曉諭諄切俾得聞於妙
筭庶不墜於詭謀矜恤若茲前昔所罕茲蓋伏遇至仁字小大明燭微
與四海以同憂無一夫之失所遂令遐裔獲荷殊私臣謹當慎固封疆

益殫素節恒申頌禱永竭丹衷方物表曰天語丁寧曲加訓誨土宜菲薄聊表忱誠謹備黃細苧布二十匹白細苧布二十匹黑細麻布五十匹黃花席一十五張滿花席一十五張滿花方席一十五張雜彩花席一十五張人參一百勛右件物等製造非精名般甚鮮豈足充奉幣之禮惟以備及物之儀 皇太后禮物紅白細苧布各十匹黑細麻布二十匹滿花席雜彩花席各十張 中宮禮物紅白細苧布各十匹黑細麻布二十匹滿花席雜彩花席各十張其奏曰欽惟 聖上憐憫小邦諭以虜情反復謹飭隄防聖訓丁寧切至臣不勝感激欽遵外竊念調集精兵與遼東諸將約會夾擊一節本國東西南三面皆岸大海倭山對馬一枝花加等諸島羅列海中群賊倏忽往來世爲邊患以此自平道義州迤南歷黃海京畿忠清全羅等道至慶尚道寧海府并傍海民居及要害諸島出入迤邐共八千餘里又自江原道平海郡至咸吉道慶興府約二千餘里陸置屯兵海設戰艦列戍相望然猶本賊出其不意爲患不已今年八月日對馬島商倭道閭與通事尹仍甫言說本島有八幡神者近日巫傳言神怒朝鮮尋獲賊倭作崇人多惡疾大風大雨禾穀不登酋長宗貞感信惑巫言與其同類人等同心構怨伺隙

將發又北一面諸種野人接連居住無時擾攪以此自義州迤北至慶
興府約二千餘里大小城堡戍兵屯列然且滿任允察及古州速平江
等處諸種野人蓄嫌報復固非一日緣此四面無非受敵去處數多水
陸守備嘗加戒嚴矧今南北聲息連續不絕防禦事務倍緊前昔戍守
士卒尚有不敷若分些少軍馬出赴境外竊慮倭寇野人乘間作耗爲
害非輕亦貽 聖上東顧之憂審度事勢進退惟谷戰兢無措儻或北
胡來犯小邦臣當盡力勦擊竊伏惟念自臣祖父以及臣身厚蒙 列
聖恩渥保守小邦允有朝廷之命盡心欽依圖報萬一若有分寸餘力
安敢罔冒天聽不勝惶恐隕越之至○平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都觀
察使韓確啓知理山郡事金嗣興知慈城郡事禹元老不合防禦請擇
位望俱重者差遣從之又請復設寧邊判官不允○賜祭于領中樞院
事李順蒙其文曰惟卿早承先緒世篤忠誠東西宣力卓有所成俾長
樞府永保茂績云胡一疾奄爾不淑追惟舊德良用痛惻爰遣禮官庸
奠菲薄靈其不昧庶幾歆格○庚子傳旨議政府今後大小臣僚行禮
於東宮皆行四拜又於各道監司教書皆以徽旨施行○辛丑 上不
豫移御錦城大君第 上欲以堂上官除授悉歸之世子議諸政府政

府大臣同辭固執不可議遂寢○遣通事金璉于遼東解送唐人柳馮子英○乙巳遣禮官賜祭于知中樞院事金孟誠其文曰勲盟之胄瑚璉其器早登任版恪謹職事中外賢勞蔚有聲績擢居銀臺多所啓沃再尹京兆詞訟簡平攬轡四道志切澄清予心是嘉特置峻班俾典邦計久長地官頃開綠野怡神自適謂享期願何遽不淑聞計以還良用悲惻節惠易名爰舉恤典仍奠一酌侑以哀詞靈其有知尚克享之○丙午大風兩雷電○節日使鄭陟在遼東馳報 皇帝親征達達誤陷虜庭 皇太后封正統庶子見深為 皇太子 皇弟郕王祈鈺即位改元景泰尊遙正統為 太上皇帝 上聞之驚駭即召議政府六曹謂曰 皇帝誤陷虜庭 新皇帝即位有如此大變進賀與陳慰宜速為之且兩界防禦尤當戒嚴 上為 太上皇帝欲行哭臨命集賢殿考古制以古無其禮不果遂以判中樞院使南智為賀登極使大司憲趙遂良為副使中樞院使李明晨為陳慰使○丁未咸吉道監司權孟孫請移泊鎮溟浦兵船于浪城浦林城浦兵船于曹至浦從之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二十六

冬十月戊申朔議政府啓今聞也先兵馬在大同口子外與我國不相連豈有遽入我境之理乎請平安道都節制使軍官量減還京都鎮撫朴薑亦令召還代以朴柳星從之○禮曹啓洪熙宣德兩皇帝登極詔使之來不用彩棚儺禮至正統時乃用之今必詔使又來然太上皇帝陷虜庭非常時之比彩棚儺禮似若喜慶恐或未安上曰洪熙宣德之時易月之制未畢故耳今日之事雖天下所痛憤然無凶問彩棚儺禮似難廢也其與政府更議左叅贊鄭萃右叅贊鄭甲孫議云太上王非大行之比今新皇帝即位詔使之迎廢已行之舊禮豈安於心如其廢之多所防礙迎詔及開讀之時鼓吹不可不作使臣宴享用樂亦不可已今拜表亦當用鼓吹矣彩棚儺禮若以太上皇故而爲可廢則鼓吹宴享亦當除之矣借曰鼓吹宴享亦可除之則方今新皇帝即位四方來賀之時中國豈不用樂乎中國尚用樂而我國不用樂則無乃不可乎故以太上皇故而不設彩棚儺禮斷不可也但今大明藩國迎詔儀只於街巷及館門結彩而已無設彩棚儺禮之文國家事朝廷凡事一遵華制既禮文所無而戲謔之弊事也何必因循不革乎願

自今允迎詔勅永罷彩棚儺禮如此則於義甚順而無所防礙矣今雖不設使臣必不問其故設使問之以此意開論則彼必以爲善矣領議政黃喜左議政河演右議政皇甫仁同奉等議命世子引見禮曹判書許詡都承旨李思哲曰昔洪熙皇帝登極使來不設彩棚儺禮初非不欲設也議政許稠獻議云但設彩棚不設儺禮予以爲迂遠也彩棚儺禮已令備之其時使臣李琦知禮者也常著素服非唯彩棚儺禮宴享用樂亦令除之禮官問讀詔時蹈舞節次琦曰舞蹈何可廢也此外可除之事並皆除之以故不設彩棚儺禮至宣德之時據洪熙之例而不設其時使臣著吉服聽樂不以爲恠且有言曰遼東亦且用樂矣故我國不得已用樂及正統時易月之期已盡故設彩棚儺禮不以爲疑今太上皇帝之事痛切心肝然非昇遐則豈可以凶禮處之而迎詔之時乃不行已成格例之舊事乎況今皇帝非正統之子異於父子之間若迎詔之禮有減於前則烏得無嫌乎彩棚儺禮以情言之行之未安以勢觀之不得不爲當今之時可爲之事當盡行之不可遽以禮文所無而不爲也○已酉議政府據兵曹呈申今加定軍已曾文移諸道而黃海道監司申自謹追今不簽一本甚爲不可然本道近因年儉

民多流亡請於加定元數二千八百三十名內減三分之一從之○刑曹申密陽囚李生等四人三犯竊盜依律絞平壤囚金貴玄等二人竊盜拒捕斬從之○庚戌議政府據禮曹啓申宗廟朝會公宴之樂撥拾前朝雜聲深爲未便今新定諸樂及舊樂之內可用諸聲更加刪定發祥呈才十一聲定大業呈才十五聲保大平呈才十一聲鳳來儀呈才五聲外羊仙呈才六聲拋毬樂呈才四聲蓮花臺呈才四聲慶容呈才三聲動動呈才一聲無尋呈才一聲舞鼓呈才三聲響鉦呈才一聲祭樂初獻一聲亞獻一聲終獻一聲與民樂漫一聲致和平中二聲真勺四體四聲凡七十五聲常令隸習從之○壬子以黃喜領議政府事仍令致仕河演領議政府司皇甫仁左議政南智右議政趙克寬刑曹判書李明晨知敦寧府事安完慶州曹參判趙遂良中樞院府事李承孫司憲府大司憲李守義僉知中樞院事南季瑛成均司成舊例賀登極使必遣首相今以智爲登極使故特拜之喜居相位二十餘年持論寬厚不喜紛更能鎮定國人時稱眞宰相演奇察又老耄行事多顛錯人有以諛字書壁上曰河政丞且休安公事季瑛勤於營產其爲密陽府使有不廉之名○刑曹申中和囚高允德三犯竊盜依律絞金禿同

等二人竊盜拒捕斬從之○癸丑刑曹申平昌囚大山等三人三犯竊盜依律絞從之○甲寅通事金精秀回自遼東抄錄皇太后詔八月二十二月詔曰邇因虜寇犯邊毒害生靈 皇帝恐禍連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國家不意被留賊庭尚念臣民不可無主茲於皇庶子三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曰堯深立東宮正位 皇太子仍命邲王爲輔代摠國政撫安天下於戲國必有君而社稷爲之安君必有儲而臣民有所仰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又錄新皇帝登極詔以來邲王於九月初六日奉皇太后命即位○丙辰刑曹申全州囚祿山等八人三犯竊盜依律絞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申軍器監官負九十人判事摠治諸務鑄成色則正錄事爐冶色則副正直長弓箭色則副正直長藥色則判官注簿奴婢色則錄事以此分掌然事務煩劇未能專治事功廢已實爲未便除奴婢色外上項四色內各加置兼官一人以任之且藥色二人以任其餘諸色官負屢經遞差事不成效請於四色各設以任一負責成從之○丁巳世子謂承政院曰今後朝參雖當齋戒如有倭野人肅拜則商議申達以爲恒式○庚申遣知中樞院事李明晨如京師進慰表曰伏聞太上皇帝陛下巡幸北方時未回駕欽惟 皇

帝陛下痛恨切至竊以龍馭暫勞於北狩胡塵遽駭於前驅音播一朝
痛均四海含齒願同於嘗膽因心尤切於軫懷伏惟 皇帝陛下式恢
永圖小寬聖慮箋曰鑾輿出塞時久淹於南轅鶴輦消魂痛難堪於北
望伏惟皇太子 殿下永思大計稍抑至情○壬戌議政府據戶曹呈
啓萬頃縣夫乙田浦海水曲流故其縣田二百餘結及沃溝縣田一百
結爲海波所侵噬不得耕種若沃溝琵琶項之地一千一百二十三尺
役一千人五六日開鑿使海水直流則三百餘結可以耕種請令開鑿
從之○癸亥遣右議政南智中樞院副使趙遂良如京師賀登極同知
中樞院事權孟慶慶昌府尹馬勝賀正朝兼賀冊封 皇太子世子自
移御所詣景福宮拜表登極表曰聖神應期丕承大統天人助順咸仰
洪休允屬照臨悉均罔舞欽惟心敦孝友德著溫文入握乾符克荷祖
宗之界付俯循輿望允孚夷夏之謳歌景命惟新皇猷益煥伏念臣猥
將庸質幸際明時迹滯青丘雖阻鳧趨之列情馳紫極倍彈虎拜之誠方
物表曰一人繼統克享天心萬國來庭咸執壤奠謹備黃細苧布二十四
白細苧布五十匹黑細麻布一百匹黃花席滿花席滿花方席雜彩花
席各二十張人蓼一百斤豹皮二十領雜色馬三十匹右件物等名般

甚寡製造匪精豈足充內帑之珍聊以表中情之信 皇太后禮物白

細苧布紅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四匹黃花席滿花席雜彩花席各十

張太上皇后中宮禮物同賀封 皇太子箋曰慶毓璿源式端四海之

本休揚寶冊允繫萬姓之心事關宗祚懽均夷夏恭惟英姿玉裕偉量

淵冲義重承祧望既隆於貳極德合繼照光益煥於前星綉禮載成洪

祚彌鞏伏念臣猥將庸品幸際昌辰迹滯鯁岑雖阻駿奔之列情懸鶴

禁倍殫燕賀之誠謹備禮物白細苧布二十四匹黑細麻布五十四匹鳳文

簾席二張黃花席滿花席雜彩花席各十五張人參五十斤以進時馬

勝為安州牧使借慶昌府尹以遣之智宜寧府院君在之孫性端方溫雅早

有名驟登極品光榮赫赫是行也自慕華館至迎曙驛祖帳連亘○甲

子傳旨承政院領中樞李順蒙贈永膺大君琰奴婢一百口其琰素所

使用十七口外其餘奴婢及金四塊銀四塊米穀農莊並還順蒙子晉

○乙丑謝恩使金何馳報遼東人言也先以兵三千送還正統 皇帝

上召河演皇甫仁鄭奉鄭甲孫及承文院提調鄭麟趾許詡金聽謂曰

中國之變千古所無送還皇帝亦是意外之事也先之意以謂一則正

統還入則與景泰必有猜疑以成內亂如此而徐觀其勢欲施其策一